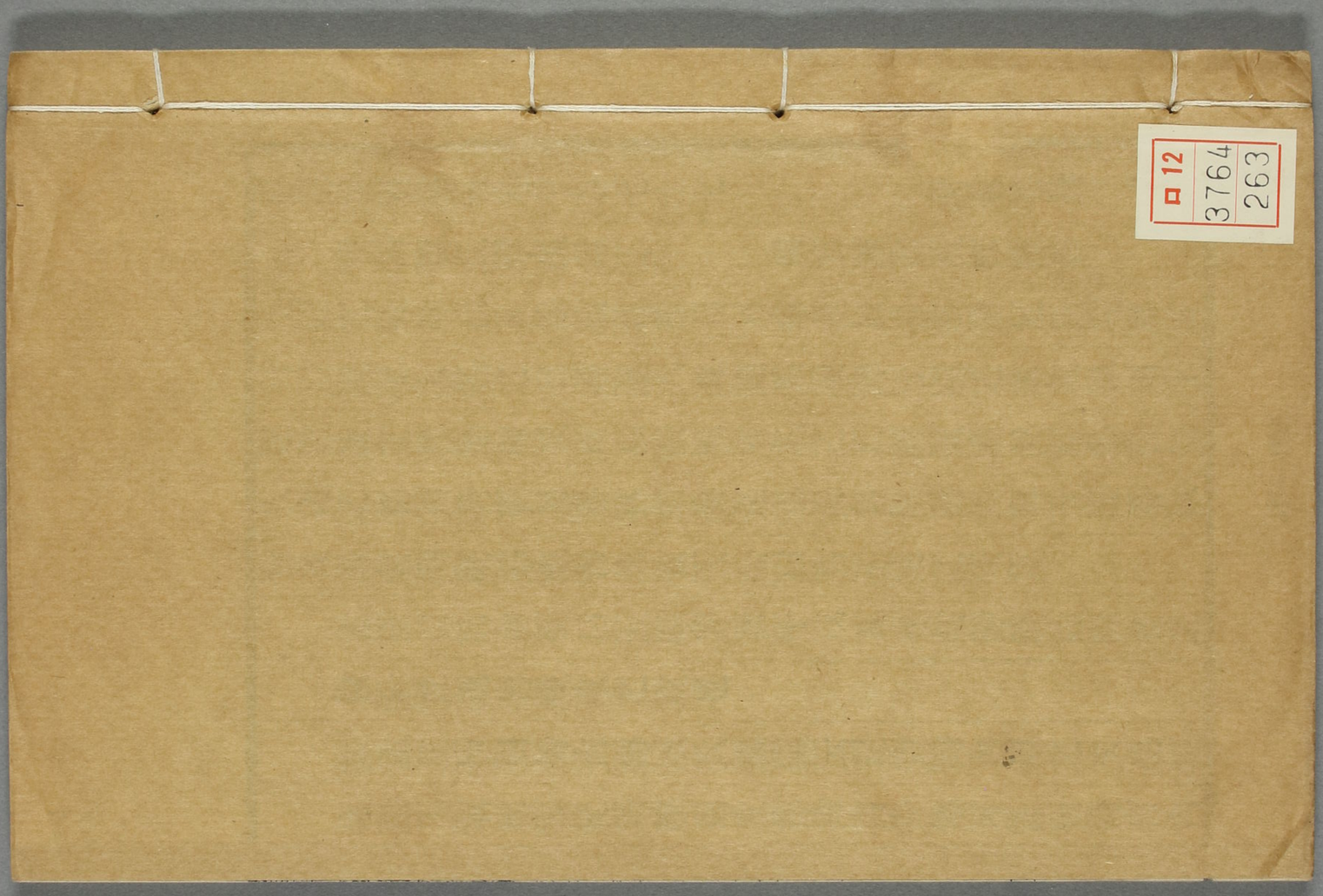

□ 12
3764
263

D12
3764
263

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晝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效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案孟注所引詩內傳臧氏鏞堂云是齊詩內傳之文也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

未下中古民
1991.4 贈
91-296

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孟康說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譌臧說是也少君五際之說本於齊詩內傳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失齊詩之旨矣

又案後漢書郎顗傳顗引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亾宋均注云神陽氣君家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孔穎達詩正義云鄭作六藝論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鄭以汜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聽革政正義引作改正神正義引譌作辰今並據後漢書郎顗傳訂正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二際也午爲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樞謂亥又爲天門當作戌亥之間又爲天門齊詩內傳本以午亥卯酉幷戌爲五際也郎顗說詩多言五際與翼氏同鄭君六藝論亦據齊詩爲說

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鐘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律律歷選相治與天地稽三暮之變亦於是可驗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

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以爲戌仲巳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朞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孟率十年一移故謂之三朞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光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年而得周厽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惟午孟之八年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爲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重愼詩以諷戒易以終始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蘋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

之三正合辰位惟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案後漢書郎顗傳注引詩氾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又小雅采薇正義引詩緯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又引乾鑿度云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今攷乾鑿度無此語以類求之知亦推度災之文今本御覽字譌誤耳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案稚讓廣雅多載三家詩義此言太初生於酉仲太始生於戌仲與詩緯義同蓋齊詩之遺說也小雅十月之交正義引中侯撓雒戒云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期者謂詩三朞期十之世卽氾歷樞所云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孔氏禦軒推詩三朞之法甚爲精詳以始際皆與三朞相配於義尤允案四始以亥爲首者水爲五行之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故推三朞之數皆從亥之仲起也三朞以仲爲先者子午天

地之經陽氣起於子訖於午陰氣起於午訖於子子午者陰陽二氣之所起也甲子實六旬之首又子居仲月仲者中也言位在中也其律應黃鐘黃鐘長九寸六律之本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至午而陽謝陰興雌雄代嬗故五際以午亥爲革命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

附三易洞璣易曰也詩月也春秋舍也其在易則不見詩春秋其在詩則易春秋之道著矣故月以簡日日以簡星彀率其中以知其端觀於朔始相會命一以十暮以視支閏以視干而星日相差餘分之積舉可知也詩有五際三百八十歲月之從朔與閏叶詩自爲候候五氣舍一舍

之候各五十九餘分小七自酉而未而亥而寅而壬復合於酉五舍之積二百九十五分三五徵贏以爲朔實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分起治之五以命際十以命月六百四十月而易軌以終萬八千九百四十四歲而詩易更始乘以四七則詩易春秋軌際之義皆盡矣

案漳浦學貫天人根極理數至深且奧三易洞璣雜圖經下以雜卦爲序中分乾坤上下三十二卦上爲詩之五際下爲春秋之三軌以易詩春秋合推際會之終始意卽本於翼氏一際七十六歲此古法所謂十九歲爲一章四章七十六歲爲一紀者也

又曰凡詩雅頌十五國風皆自爲始際周頌三十一篇上

應紫宮清廟我將振鷺有客載芟分爲始際大雅三十一
篇上應太微文王皇矣既醉民勞崧高分爲始際小雅七
十四篇上應天市鹿鳴彤弓斯干四月賓筵分爲始際以
下諸風互有先後衞列三風猶康之三誥邶與鄘衞皆在
厲宣之朝至木瓜而終於齊桓之世鄭在王後猶衞之在
王前寄帑虢鄶卽在幽平之際至溱洧而終於晉文之世
宣王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庚寅南至爲列國之始齊魏
唐秦自爲一列陳鄭曹豳自爲一列凡百二十年而齊桓
始立二雅之歷盡列國之風絕故聖人以鄭衞爲同姓之
夾輔以齊秦爲異姓之綱紀載驅猗嗟在襄桓之時黃鳥
渭陽在穆康之際列國攸驗不出百八十三年天地之交

著升降之義備矣詩之與奪與春秋相爲表裏也春秋因
文於史其義已備至於詩而聖人與奪權用大著凡詩中
所存侯伯之國見夷滅者無甚失德皆列爲風上下三際
別爲一義與易終始鄭衞而上王室兩遷齊魏而下七雄
戰始陳鄫之餘郡邑將墟自兩漢而降列國廢興猶可以
義起也
又曰二雅大小百有五篇上自文武至於幽平三百八十
年文王至思齊六篇在文王庚寅火始之歲日在癸亥鹿
鳴至湛露十四篇應之癸亥甲木之始紫宮爲治天廐應
之是爲一際皇矣至行葦六篇在成王丙午火盛之歲日
在辛丑彤弓至行野十四篇應之辛丑水德之宅太微爲

治天市應之是爲二際既醉至卷阿六篇在穆王壬戌丙
火之歲日在己卯斯干至蓼莪十四篇應之己卯木德之
榮天廐爲治太微應之是爲三際民勞至靈臺六篇在懿
王戊寅火始之歲日在丁巳大東至鴛鴦十四篇應之丁
巳木之再榮紫宮爲治太微應之是爲四際崧高至召旻
七篇在宣王甲午之歲日在乙未頍弁至何草不黃十八
篇應之乙未木德之宅太微爲治五車應之是爲五際二
雅初分天門之前鬼神之所候聽也
案漳浦言詩大旨以四始五際爲宗皆本齊說亦詩家之
絕學也
又曰聖人之治仰視天道俯察列國其著者在於江漢大

者在於南北周室之日在於婺女南正軒轅南北百八十
度雅頌負陽列國負陰鹿鳴之治自北而南關雎之治自
南而北自軒轅以東有天廟天相少微長垣明堂靈臺暨
於杓北獄市環衛之所從出大儀少威壬禮林樂於是乎
在名星一百三十六可數者六百一十七太微天市爲之
統首以命二雅自軒轅以西有樽鉞旗斿陵屏離宮暨於
苑囿倉囷之所從出秦豳鬼井晉參魏畢衛定齊虛於是
乎在名星一百六十有一可數者四百有八十五車騰蛇
爲之統首以命十五國故詩自鹿鳴至於何草文王至於
召閔河漢之中天下污隆所爲權始也天下之治河漢所
負不在於中土則繫於首尾故騰蛇太微五車天市相次

爲會列國之究爲十二次三垣夾治是則詩之疆理也河
漢以內謂之三垣以外謂之列國北不舉吳越南不舉荆
楚以爲內外之限自吳越而上危虛在齊室壁在衛奎婁
在魯至於魯與宋直而艮坤始中南北分際自荆楚而上
鬼井在秦觜參在唐畢昴在魏至於魯與周等而星張奎
婁艮巽是居二南燕魯分星所屬伏見於詩亦可知矣
案詩合神霧云邶結蜩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王
天宿箕斗鄭天宿牽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
白虎陳天宿大角槍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詩緯以十五
國之風皆土應天宿是齊詩之義也黃子所言列國分星
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班亦用齊說其以昴畢爲魏之分

埜者本星經及淮南天文訓也
又曰物生於數存於德播於音數以立命德以表性音以
著情理性平情以宅於命故其水土不盩星日以正文王
公劉鹿鳴斯干楚茨之詩是也五詩之治各七十六歲文
王治於內則二南治於外公劉治於內則邶鄘衛治於外
鹿鳴治於內則王鄭治於外斯干治於內則齊魏唐秦治
於外楚茨治於內則陳鄭曹豳治於外鹿鳴角也徵生於
角角生於羽六八之數半用其合故其聲引羽出太簇之
陰其音中於清角斯干羽也羽以生角角以生徵六九之
數全用其合故其聲引徵出夾鐘之陰其音中於少羽楚
茨徵也徵以生宮宮以生商九八之數全用其合故其聲

引商出南呂之陰其音中於大徵故聲生於律音生於聲
律者母也音者子也太簇之陰爲羽四十八夾鐘之陰細
徵五十三南呂之陰爲商七十二文王之聲出於蕤賓之
陽公劉之聲出於太簇之陽蕤賓之陽爲徵宮生於徵太
簇之陽爲商商止於商故文王之宮五十有六公劉之商
七十有二五詩之合損益三百列國從之或半或合圭尺
所揆隆窐清濁則於是歸也故詩者呼鬼神之情推物而
應之也鬼神之德集於中垣候於天門或陽或陰或高或
深動其情名則響與之壽故南者音之始薰也關雎鵲巢
皆在軒轅之南宮廟所治帝后是處日在於元枵則鶉火
爲主聖人之治風以爲之客南以爲之主江漢以北速滅

者六未有愼其脩德者也君子之愼其脩德以夜不息火
晝不舉樂而關雎用之以舍其澹志肆其鐘鼓是以治則
始治以亂則終亂是聖人之所懼也聖人爲詩以別垣野
正中外審正變齊物軌皆風以爲之候雅以爲之會無中
聲者爲之閏有中聲者爲之主變風之不得全律則鴻雁
祈父爲之主黍離在中呂之陰權輿在黃鐘之陰中呂半
之窮也黃鐘半之則未窮也其得全律則板蕩棫高蒸民
爲之主東山在南呂之陽黃鳥在黃鐘之陰黃鐘之陰則
窮也南呂之陽則未窮也故豳之與南王之與秦四者正
變之環也律呂相吹風生其間星以紀之月以步之日以
視之風以聽之四始舉中而神物之情名皆應矣

案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星者金之精風者木之精故
黃子之言詩以配四始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觀性
以歷觀情以律此黃子詩義之所本也
又案詩含神霧云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宮角
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
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冬
之位音中羽是齊詩之說於列國之風皆著其音律也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
然可明
案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也
五行大義云卯酉陰陽交會日月至此爲中道萬物盛衰

出入之所故號二八之門以當二八月也漢書天文志云
日者君之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遲疾失
其常則蝕蝕在交道也蝕者陰侵陽臣淩君之象也故日
蝕修德以禳之月爲陰精體自無光藉日照之乃明猶如
臣自無威假君之勢乃成其威若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
行遲而月行疾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
敢迫近君位也其行遲疾失度亦蝕蝕者當日之衝有闇
虛闇虛當月則月蝕當星則星亾月蝕者陽侵陰也故修
刑以禳之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云日蝕有三法一曰
妃黨恣肆邪臣在側則日黃無澤日以晦蝕其發必於眩
惑一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則日青黑以二日蝕其發必

於酷毒三日宗黨犯命威權害國則日赤鬱塞無光日以
朔蝕其發必於嫌隙又引京房易傳云日蝕後雰雰不解
地必震不過旬中皆足證明翼氏之義

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
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
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
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
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
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

初起用事也

張晏曰甲庚皆二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戌爲
公正寅午爲廉貞

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

案翼氏所云太陰建在甲戌指初元二年太歲之所建也
古人恒以太陰爲太歲爾雅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
牽牛又云太陰居四仲歲星行三度太陰居四鉤歲星行
二度晉灼注漢書天文志皆作太歲開元占經亦引天文
篇注云太陰謂太歲也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歲星在斗牽牛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春秋緯云太陰在寅

歲星居斗牽牛是太陰所建卽太歲之所建也孫氏淵如
云攷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七月詔
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證太
陰卽太歲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矣孫說
是也公休以太陰爲歲後二辰不知歲後二辰之太陰古
人用以占驗而未嘗以之紀歲況翼氏明言建在甲戌豈
可舍歲建而別釋爲歲後之太陰耶
又案公休注以太歲在子故云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初
用事庚寅是丙子歲十一月十六日也三易洞璣云以歷
推之是歲太歲在甲戌先十一月丙寅冬至正月朔日甲
子律不得庚寅歷不得甲午唯立春初律得用庚戌以太

歲甲午元日甲子立春庚戌故曰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
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其實立春在辛亥不在庚戌諸術
家所用各不等或先後天耳其庚寅甲午二日則決誤也
縱謂庚寅甲午非屬日誤據翼氏奏事言日臨中時接律
而地大震是指甲戌歲二月戊午言之則所云律以庚寅
初用事者當指二月夾鐘之律攷通鑑庚寅是正月二十
九日甲午是二月四日戊午是二月二十八日二月建卯
而云律得參陽者夾鐘爲陰律陰統於陽故漢書律歷志
云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律初用
事日以庚寅尙屬寅月故曰參陽耳漳浦既云以歷推之
太歲在甲戌立春得庚戌又云以太歲甲午立春庚戌

說亦兩歧若謂甲午爲甲戌之誤又於情得廉貞之文無著翼氏明言情得公正廉貞戌爲公正寅午皆爲廉貞然則律初用事爲二月夾鐘之律益昭然無疑也

又案國語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開元占經引海中占曰主好聽讒言廢置大臣女子爲政刑法誅殺不以道理則地坼今據元帝紀言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是時史高與宏恭石顯方共譖蕭望之周堪等黜免之故有此異其後連月久陰者案後漢書郎顗傳引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元帝知望之之賢欲倚以爲相而卒不果用此陰盛蔽陽之象亂氣之徵也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皆謂詩十月之交也翼氏之說是其義矣

古者朝廷必有異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

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亾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
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
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
盛不亦宜乎

案漢書李尋傳云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
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此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其
咎在於皇父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
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
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其異最大宜

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李尋說詩與翼氏同意又詩十月
之交正義引中候摘雒戒曰剝者酏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納小人家伯冢主異載震用齊詩之說也開元占經引運
斗樞曰后族專權地動搖宮又引董仲舒對災異曰地者
陰之類也動者後宮臣下專主之權陰盛陽衰故致疾疫
當制後宮齊御百官以救之占應之法亦同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
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
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
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
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案後漢書郎顗傳引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章懷注引鄭注稽覽圖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又顗條便宜七事其四曰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矣案熒惑者火之精顗以熒惑失度爲後宮過制之驗與翼氏同義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

案漢書五行志洪範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又春秋魯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宋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翼氏

以后黨用事親賢疏斥又後宮過制極陰生陽爲諫蓋欲
孝元出後宮以損陰氣抑外戚以黜權臣用宗室之良進
賢明之選以爲弭變消災之道也

又案漢書夏侯始昌傳言始昌以齊詩教授明於陰陽先
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果災其精通如此翼氏爲夏侯再傳
弟子其學蓋最得師法矣

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
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
以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以上並漢
書本傳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
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
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鑑知天之大命甚難也

案文王之詩毛敘不言誰作魯韓說亦無徵今據翼氏說
知爲周公所作以戒成王也呂氏春秋言周公作詩以繼
文王之德引此詩文王在上云云然則齊詩之說非無據
矣

奉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今東方
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涸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
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
也

案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曰君行內虛外有肅敬布政修度之名苟無至誠爲下犯冒旦晚不驚則日光冥冥鬱泱不清其有水災淫雨霧霜屢臻又曰日久不明天子蔽塞各以其類自救以消之按洪範曰月曰漢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日中時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是時宦者宏恭石顯等倚勢讒害忠良帝弱不明君義不達之應也今據翼疏言天氣溷濁日光侵奪是初元間已有此異先是蕭望之周堪等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與恭顯相表裏執故事不聽望之等欲退許史罷中書宦官恭顯譖望之等黜免之上欲以望之爲相恭顯譖望之令自殺事在初元二年君弱不明謫見於日翼疏

故以爲言周堪張猛之復進用未始非翼之啓沃君心無如羣邪害正讒詔蔽明堪猛旋又廢黜永光元年復有日白無光之異天之垂戒至爲深切著明矣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案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於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云云即帝紀所言進擢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子左行至丑丑在子東也張晏注誤奉傳中一云

元帝初卽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甚明白晏注漢書幷本傳忽之已可怪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奉言鳳勝東行奉於途次何由勸帝遷都乎孫說良韙張以傳言奉上封事在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之前是年歲在甲戌則明年爲乙亥又明年爲丙子故言因今丙子之四月不知傳言明年對上是歲關東大水爲文大水爲癸酉歲事則地震在甲戌歲明甚其上封事言平昌侯班書蓋偶彙敘在前子博失於考檢耳又案元帝紀言夏四月乙未晦晦字衍文攷通鑑初元三年四月乙酉朔乙未爲四月十一日非晦日也翼氏傳及五行志並載三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無晦字是其證矣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亦以加此以上並漢書本傳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劉向傳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蔡邕宗廟祝嘏辭昔周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據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引斯干詩爲證是魯詩說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翼傳言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又宮室苑

固奢泰難供疏請徙都成周又言連年饑饉疾疫地比震動願因天變徙都與天下更始俟有五年餘蓄然後行考室之禮皆與劉蔡所云改奢卽儉因運變通說相脗合足證齊詩亦以斯干之篇爲宣王遷都考室師古僅據毛敘爲言不足以證明翼說也

又案五行大義引樂緯汁圖徵云艮主立春陽氣始出言雷動百里聖人授民田亦不過百畝此天地之分黃鐘之度九而調八音故聖人以九頃成八家上農夫食九口中者七口下者五口是爲富者不足以奢貧者無饑餒之憂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此黃鐘之所成以消息之和震主春分天地陰陽分均故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聲之均也音至衆也聲不過五物至蕃也均不過五爲富者慮貧強不侵弱智不詐愚市無二價萬物同均四時當得公家有餘恩及天下與天地同德今觀翼氏以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疏請正本定制迅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蓋初元四年太陰在子順以東行歷丑至辰竝應艮震之氣以阜民財而裕國用至七年之明歲太陰在巳循行而南南方者禮故遂以行考室之禮此誠平均天下之要道也窮經致用之學翼氏有焉爲

翼氏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得仁心之官戶

曹火性陽戶曹主婚道之禮肺之官金曹金性堅主銅鐵腎之官倉曹水性陰凝藏物倉曹冬收也先王以冬至閉關不通商旅愼陰凝也脾之官功曹土性信出稟四方功曹事君以信授教四方也尉曹以獄司空爲府主士卒獄閉逋亡與之姦則螟蟲生木性靜與百姓通則蠹食於民從類故蟲戶曹以傳舍爲府主名籍傳舍主賓客與之姦則民去鄉里戶曹主民利戶口奪民利故悉去之倉曹以厨爲府主廩假厨主受付與之奸則賊盜起倉曹收以民租侵剋百姓故窮功曹以小府爲府與四曹計義小府亦與四府利用故小府倉出納主餉種功曹有二府所以爲五官六府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功曹職在刑罰內爲奸故虎狼盜賊殺奪於民

上奸下亂也金曹以兵賊齎夫爲府主討捕與之奸則城郭盜賊起施舍兩偏金曹主市租侵奪故上下相承市賈不平

五行大義

案五行大義載翼氏說愼陰凝也凝譌作無據上文言水性陰凝藏物知無字是凝之譌與百姓通則蠹食於民蠹譌作魚案上文言與之奸則螟蟲生故洪範五行傳時則有倮蟲之孽注云蠹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據翼氏言從類故蟲是爲蠹食之義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蠹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臣下貪狠或若蝗蟲宜敕

正眾鄙退屏貪暴其義足與翼氏相發明矣故窮誤作窮
故今爲乙正小府亦與四府利用利謌作則施舍兩偏句
脫去舍字又誤作兩偏施攻風俗通義云齊者省也夫者
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是有施舍之事也蕭吉五行
大義本傳自外國中多舛誤茲校其可知者爲訂正焉
又案續漢百官志云太尉有諸曹掾史西曹主府史署用
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
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
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
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又云郡皆置諸曹
掾史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
署功曹及諸曹事縣亦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署如郡員今
據翼說則是郡縣皆有此尉曹戶曹功曹金曹倉曹也韋
昭辨釋名云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
他皆然衛宏漢舊儀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
帝更名都尉又云舊制尉皆居官署有尉曹官中領平鑰
署此郡之尉曹也漢書百官表云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
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
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續漢志云郡國四時上
月旦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王隆漢官篇云調均
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云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財隨時輸
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然則郡國有金倉二曹以主

錢穀明矣知翼氏所云爲指郡縣言者案應劭漢官儀云
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以縣道官
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據翼
言尉曹以獄司空爲府是指郡縣而言也東觀漢記云鮑
永爲郡功曹有稱侍中止傳舍者此郡有傳舍以主賓客
也漢書宣帝詔吏或擅繇役飾厨傳越職踰法王莽傳吏
民出持布錢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此郡縣有厨以
主收受也小府者猶少府也應劭漢官儀云少府府自別
爲藏少者小也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田租
芻藁以給經用備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周
禮天官職內注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疏

云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詁云少官嗇夫
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
由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
然則倉庫少內卽翼所云郡國之小府也功曹有二府謂
庫爲一府倉爲一府故又云小府倉出內主餉種謂貸民
食及穀種皆小府司其出入也漢書百官表云十里一亭
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功曹職在刑罰亭
長游徼並禁司奸盜故屬功曹外部謂所監縣邑之屬於
郡國者漢官儀云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功曹又主除吏故
外部吏亦皆屬焉漢書百官表官制既畧王隆漢官篇及

應劭漢官儀復亾佚僅存什一今就翼說爲之攷證郡國
官屬尙可畧識梗概云
又案五行大義引洪範五行傳云甲爲倉曹共農賊乙爲
戶曹共口數丙爲辭曹共訟訴丁爲賊曹共獄捕戊爲功
曹共除吏己爲田曹共羣畜庚爲金曹共錢布辛爲尉曹
共本使壬爲時曹共政教癸爲集曹共輸納子爲傳舍出
入敬忌丑爲司空守將班治寅爲市官平準賣買卯爲鄉
官親事五教辰爲少府金銅錢布巳爲郵亭行書驛置午
爲尉官馳逐追捕未爲厨官百味悉具申爲庫官兵戎器
械酉爲倉官五穀尙積戌爲獄官禁訊具備亥爲宰官閉
藏完具以支干配官亦皆從其五行本體也翼氏五官脾

取戊爲功曹餘四曹並取甲乙庚辛者木爲仁金爲義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應陰陽之氣而順剛柔之體也故
律歷志言律以太族爲人統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
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萬事各得
其理亦與翼氏同恉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禮堂經說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合於儀禮壹獻獻酬之數說

攷工記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賈疏引許氏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按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著辰汝頽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家大人曰禮器

正義引異義云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二當爲三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梓人明言觚三升是其顯證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說亦與韓詩說同此賈約異義而誤非許書原文古周禮說無三升曰觶之語不得與韓詩說同葢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按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君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也喬樅謹按許君爵制從古周禮說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爲以一升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禮經酬之禮皆用觶辨觚觶相涉之誤定梓人觚當爲觶又據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觶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爲此說者矣陳氏禮書曰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爲觶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酬者當如舊說江云若論獻酬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不知記文通前後概言之謂得一獻三酬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則宜有三酬矣戴氏攷工記補注則不改豆字與禮書同戴云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觶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程氏通藝錄亦云豆字不誤謂此言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則亦未爲得也梓人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近儒江氏周禮疑義舉要以豆爲斗當如舊說江云若論獻酬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不知記文通前後概言之謂得一獻三酬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則宜有三酬矣戴氏攷工記補注則不改豆字與禮書同戴云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觶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程氏通藝錄亦云豆字不誤謂此言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則亦未爲得也梓人明云獻酬何得謂非言飲酒禮喬樅攷儀禮士冠禮云乃醴賓之則宜有三酬是有數矣豈得謂不當有譌字江先生謂通前後概言之所受以爲節今以中人飲四爵爲飲器分其三升以制觶而以四升之量分其一升以制爵而以爲酬器正得多寡適中之數耳今按戴程二君並從禮書審矣但程氏謂是言造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則亦未爲得也梓人

以壹獻之禮注言壹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按賓
兩爵謂獻飲一觶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
一觶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
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之
也又放鄉飲酒鄉射並行一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
於酬賓介眾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訖旅酬皆是也間
有不同者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至獻眾賓畢復一人舉
觶于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饗行壹獻常禮者所無耳
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自徹俎之後行無算爵乃所謂禮
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記曰獻用爵其
他用觶鄉射記同此即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觶者也鄉飲

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
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
觶于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
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
又實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眾
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眾賓而眾賓各飲一爵也眾賓不
酢主人鄉射無介則眾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
奠于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一人舉觶于賓賓受奠
觶于其所舉觶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正歌告備旅酬
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阼階上酬主人卒觶賓之授主人觶揖
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

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辯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衆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觶也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人獻遵者遵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遵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遵者遵酬衆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遵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遵者遵酬衆賓也賓介遵者及衆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觶之外不多一觶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觶此其明徵矣雖然向者主人酬賓賓所以奠而不舉者何也曰鄉飲之禮有一人舉觶于賓與賓酬主人之節旅酬自賓始若飲主人酬觶之酒至旅酬時又自飲一觶以酬主人則賓得二觶與壹獻禮賓飲一爵一觶者不合此所以奠而不舉也且如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後兄弟弟子但舉觶于長兄弟無舉觶于賓而當旅酬時賓仍舉主人所酬之觶以酬長兄弟則知此酬爵不舉者亦爲後之有舉觶于賓耳夫其所以舉觶于賓者何也爲賓酬主人之故也主人酬賓本以導賓之飲賓不得即以主人酬賓之酒又導主人故必使一人舉觶而賓以之酬主人焉非然者則亦無賓酬主人之節特牲饋食不舉觶于賓故主人酬賓而賓不酬主人是其驗已然主人前既自飲酬賓至旅酬又受賓酬之觶飲以酬介者此鄉飲禮重非尋常飲酒可比故旅酬之時

賓不卽以酬介必先以酬主人且使主人得自酬介以與爲禮鄉射雖無介主人亦酬遵者或長賓葢皆禮之特隆者若特牲饋食之旅酬則賓直以酬長兄弟可知壹獻常禮主人酬賓後賓皆不酬主人若有介則賓以酬介若有衆賓則賓亦以酬衆賓無則賓飲卒觶遂奠之獻一酬一而禮終矣或謂旅酬非壹獻獻酬之正禮者不知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言燕贊者謂主人之屬不與謂不獻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言燕乃及之是不與獻酒者亦不與旅酬與無算爵之皆與者異安見旅酬非爲壹獻獻酬之正禮哉且記上文云旣旅士不入注言後正禮也旣旅則將燕矣此明旅酬後正禮已畢故士不入益見至無算爵乃非正禮其自旅酬以前皆壹獻獻酬正禮也若非正禮則贊者亦何不可與之有哉其經云遵者旣一人擧觶乃入注亦謂不干主人正禮者此專就主人獻賓言之遵者本爲觀禮而來不在賓介衆賓之數倘使早入當先衆賓獻之以鄉射言酬遵在衆賓先可見是干主人獻賓之正禮故鄭云然耳壹獻之禮備獻酢酬而始成若主人酬賓時特主人先自飲一觶賓尚未飲酬酒何言正禮已成耶鄉飲獻酬之外有但飲一爵而無酬觶者則工與笙是有但飲一觶而無獻爵者則司正是葢飲酒常禮不盡用樂又不立司正則此衆工之獻特爲重樂司正之飲特爲相旅皆異於賓客正禮故不備獻酬之數耳準鄉飲之禮推之則士冠禮言醴賓以壹獻之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當主人賓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洗盥酌以酢主人主人卒爵

又實觶飲以酬賓賓受觶奠于其所主人實爵獻介介拜受卒爵亦酢主人知介有酢主人與此上文宿賓并宿贊冠者相例知介亦有酢主人也洗授主人爵主人酌酢卒爵又實爵獻衆贊者衆贊者卒爵授主人爵獻畢賓舉主人酬觶之酒飲以酬贊冠者贊冠者酬衆贊者辯卒受者奠之賓出下文歸賓俎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亦與飲射同但不以賓燕則無庶羞又推之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與此同特不立介耳他若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奠酬壻見婦父母主人醴以壹獻之禮奠酬其皆獻以爵而酬以觶飲一爵一觶而禮成可知也鄭氏釋鄉飲酒之酬爵不舉爲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以士昏之言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案曲禮此語本泛論交道何嘗明指飲酒之禮而言鄭引以釋鄉飲之酬爵不舉本非禮意今婦於舅姑壻於婦父母又豈可以飲酒之奠酬不舉者例之其饗婦饗壻並云奠酬者謂婦受酬卒觶奠之而禮成遂降壻亦受酬卒觶奠之而禮成遂出耳非謂受酬奠之而不飲也蓋此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故舅獻而姑薦婦卒爵酢舅更爵自薦姑又實觶酬婦舅則酢飲一爵姑則酬飲一觶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觶若壻見主人醴以壹獻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共饗之知者以記言主婦薦與饗婦言姑薦同當主人獻壻壻酢主人又主婦酬壻實觶卒飲更觶酌以酬之壻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而謂舅獻則婦飲姑獻則婦不飲主人獻則壻飲主婦酬則壻不飲有是理哉再攷之小雅匏

葉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元年云趙孟賦匏葉穆叔
知其欲一獻其明驗也其二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不下庶人
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其四章曰酌言疇之箋云主人既
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按箋不言酬
爵以觶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觶則雖庶人酬爵亦皆以觶也此
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酬之後不言宴之則壹獻之禮但飲
一爵一觶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尤可
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或宴或不宴者而無算爵在於脫屨升
坐後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無算爵既爲燕時所行與獻
酬禮無涉斷在壹獻禮終之外矣據此則壹獻之禮賓皆飲酒
一爵一觶爵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成一豆之數

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一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
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以一三就升數爲言而依馬氏讀改豆
爲斗謂三酬爲三飲酬觶次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
酬與無算爵附會其說不知旅酬既飲一觶但餘二觶燕時既
云無算又豈能以二觶限之程氏雖知江說之非而不辨梓人
所言即壹獻獻酬之禮使明夫壹獻之禮皆獻一而酬一而又
何疑於梓人之說也哉

小司徒九夫爲井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立法異同

說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十爲終終十爲同小司徒以四數之積至甸而爲六十四井司
馬法以十數之積至成而爲百井二法雖不同其實一也小司
徒注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
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爲
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王與之著周官訂義不能
辨正謂是鄭注本解而駁其說陳氏傅良亦然不知鄭解并不
若是也近儒王西莊周禮軍賦說引小司徒文以鄭注旁加爲
專治溝之人程氏瑤田通藝錄作小司徒井牧甸旁加一里爲一成
圖以三十六井包六十四井之外爲百井之田皆沿宋人誤解
案夫之名有二其連夫家爲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

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則指地也九夫爲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
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
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爲溝洫何嘗指人言之
雖然宋人之誤解蓋因疏云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也不
知疏之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溝洫不稅耳注
云夫三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
治溝也此特解屋字爲具之義疏云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
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
洫言之矣此則就溝洫之地言之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
其治溝疏言治溝洫者皆不出稅是顯然與注相戾斷無此例
倘治溝洫者指人言之當云總在百井之內不當云總在六十

四井之內將以治溝者爲出稅則治洫治澮皆不稅而治洫者何得獨有稅乎將以治溝者爲不出稅則九夫爲井井間有溝既共治溝則是一井之中並無一出稅之夫又焉得有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哉且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澮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爲方十里即畝間之畛田首之遂井間之溝成間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爲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畎遂與溝可知也奈何以旁加一里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澮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澮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澮有是理耶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竊以洫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修之洫與澮廣而且深則修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也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

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甽遂溝洫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如以治溝洫夫使不出稅則凡築城作邑皆當使不出稅不知將仍使治溝洫之夫耶抑將使出稅之夫而去其稅耶蓋不自知其說之謬也今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論語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此與匠人數合者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此與小司徒數合者也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同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成者明一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洫之地而何哉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甽說文甽水小流也廣尺深尺謂之甽陸德明釋文引司馬法壠上曰畝壠中曰甽甽者田間水道之始有甽而後有壠有壠而後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間則甽故曰壠中曰甽也今卽甽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甽甽廣尺長終畝每六甽而當一畝地則六夫之甽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甽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二尺三夫而共一遂

遂長終井其當畝處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井間有溝以受遂
水廣四尺長終匍成間有洫以受溝水廣八尺長終成洫之縱
橫從遂其當畝處亦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而三倍之洫廣三倍於遂
故當畝廣處亦三倍算也合遂溝洫之長廣地又不下數井溝洫以通水利
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洫上之涂
容乘車一軌計其地之長廣亦不下十數井徑畛包於溝洫則
三十六井之爲溝洫地也明甚鄭言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
治洫其算法當自精覈非然者一夫百畝除其畝廣是田無六
尺之畝而夫無百畝之田矣況一成之地若皆爲田畝不知溝
洫又取何地以爲之耶昔秦壞井田開阡陌盡地爲田田以二
百四十步爲畝按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

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蓋古尺
長而周尺短步亦如之秦人既變井田之制則合畝遂溝洫與
夫徑畛之地盡爲田畝地廣而畝益長是故制爲百畝之田畝
得二百四十步也溝洫爲地之多於此可見至於一同中容四
都六十四成爲六十四甸以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計之
六十四甸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云
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
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以成之三十六井治洫計之六十四甸
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爲溝洫之地故鄭云
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也鄭又言三千六百
井二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澮之地恐人不

知以溝洫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
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洫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卽王制所
謂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
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從略耳今案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
之地方六十四里爲四千九十六井溝洫之地方四十八里爲
二千三百四井合爲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
山川城邑之三分去一者爲三千二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
以之治澮與澮上之道然後溝塗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
備於一同也然則小司徒與司馬立法之同可知已小司徒言
井牧之法而溝洫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自六尺爲步至屋三
爲井言夫畝之數自井十爲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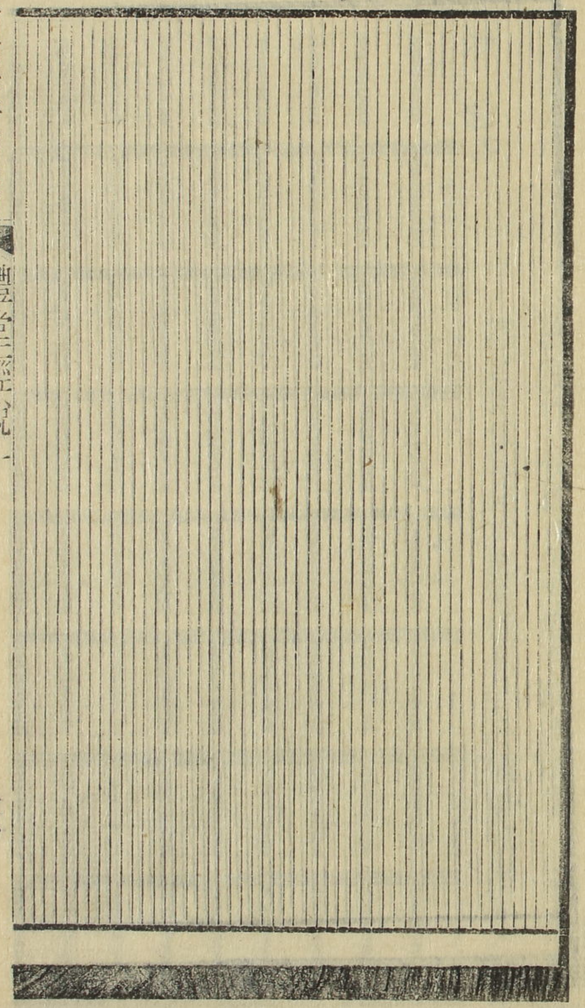
異也鄭氏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洫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
如此

又案程氏通藝錄考匠人遂人溝洫異同其說甚長而引司馬
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以井間有溝成間
有洫爲十溝共一洫同間有澮爲十洫共一澮作匠人溝洫澮
川之圖十溝之水咸入於洫十洫之水咸入於澮仍以十爲數
竊謂不然司馬法井十通十終十之文統言土地之數耳
其實井邑丘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
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
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甸
中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洫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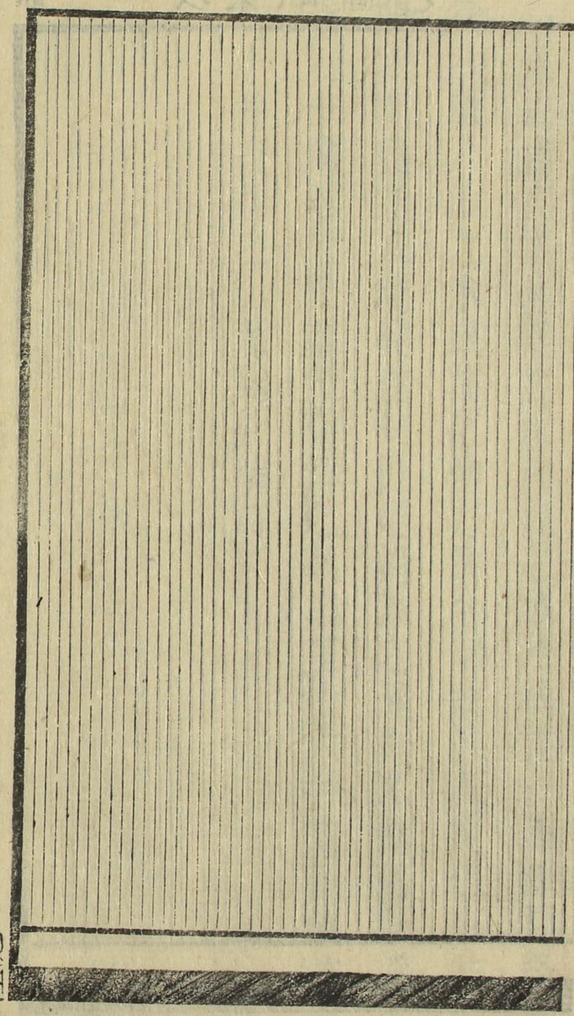
共一溝成爲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洫八成共一洫洫長終同同爲八洫八洫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間成間同間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洫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程氏瑤沿舊解之誤以三十六井爲田畝故意其有十井百井之田而爲此解耳

以東畝圖之

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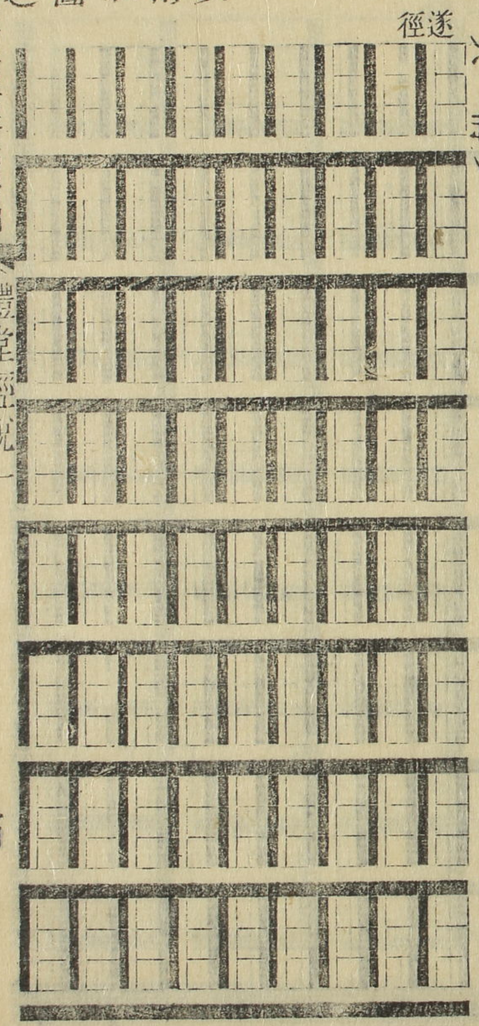


一夫百畝爲百畝圖一畝廣六尺長百步一畝廣尺長終畝今圖以空行爲畝以黑線爲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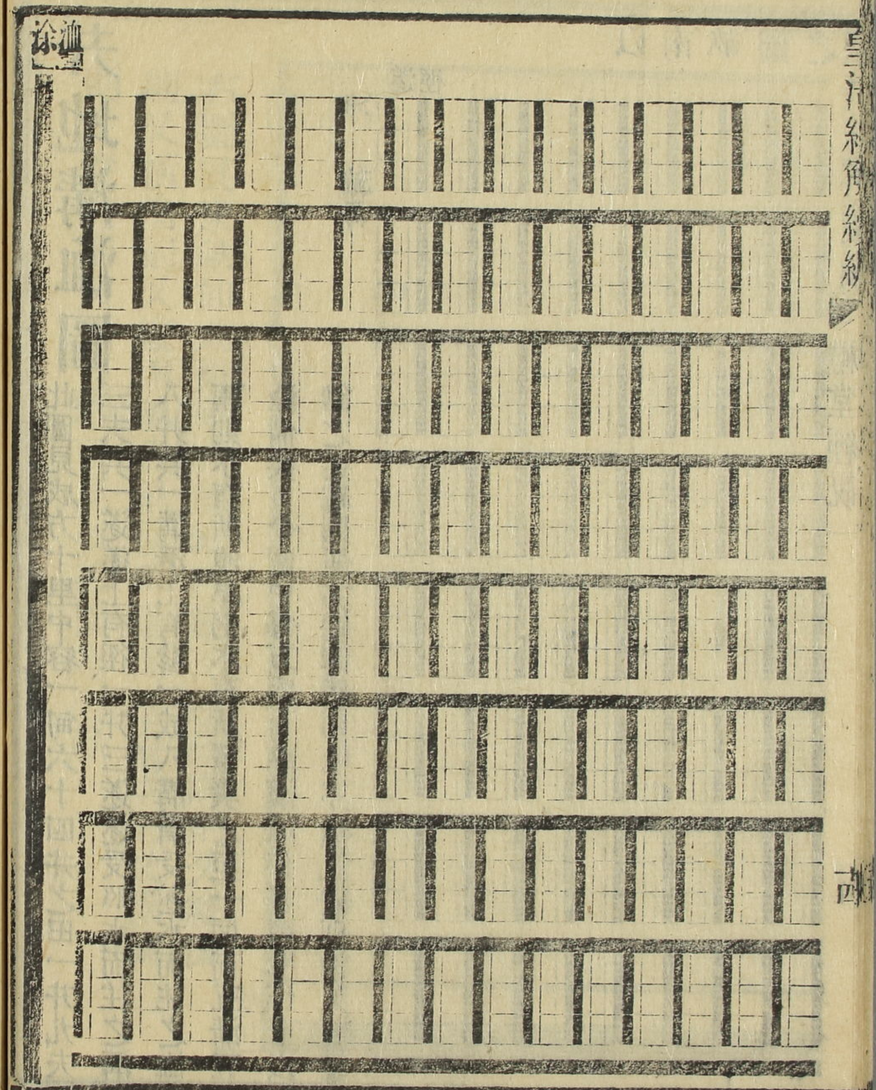
右圖其東畝如此東畝者畝縱畛縱而遂橫溝則又縱洫
則又橫澮則又縱南畝者畝橫畛橫而遂縱溝則又橫洫
則又縱澮則又橫互觀可見故後圖為南畝

井地溝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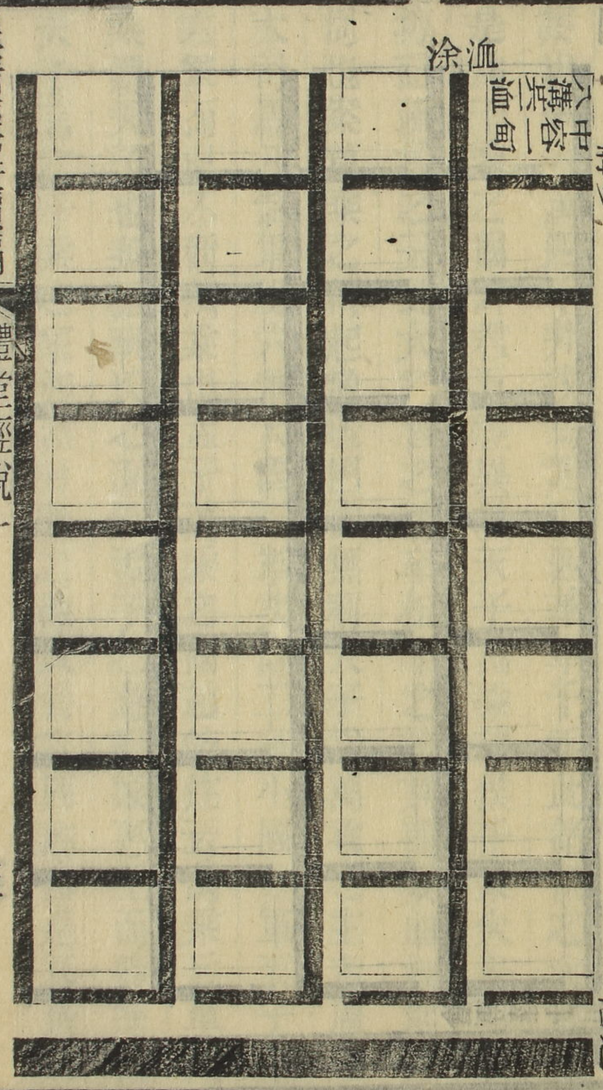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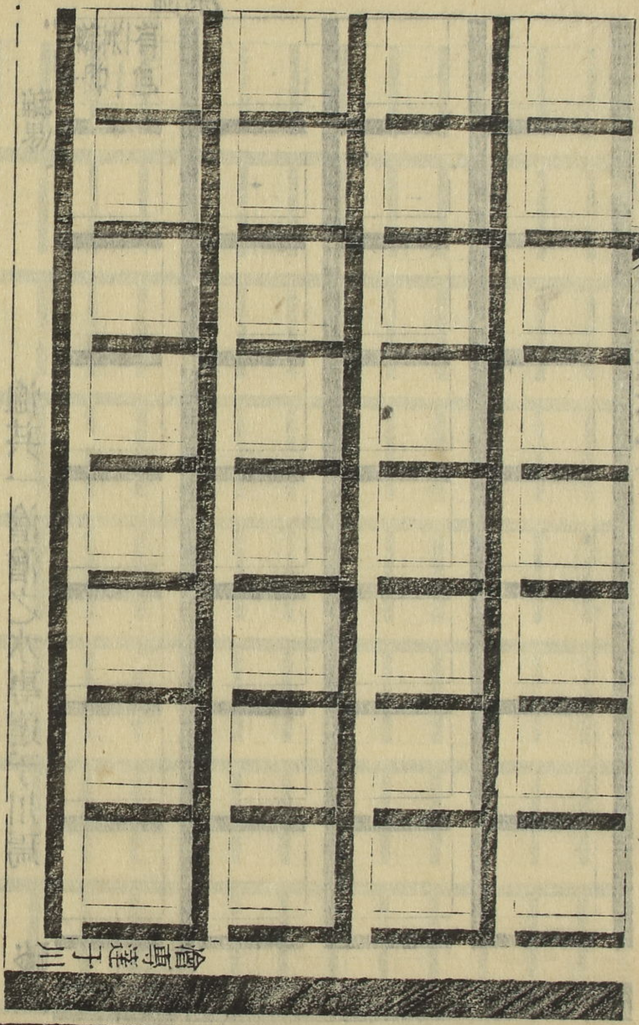
以南畝圖之

此圖見成方十里中容一甸六十四井之田一井九夫三夫共一遂遂上有徑一井三遂遂受畛水而注之溝八井共一溝溝上有畛一成八溝溝受遂水而注之洫兩則水有所洩旱則水有所蓄廣之至一同而五溝五涂備矣○今圖中每方容百畝溝洫作‖徑畛作一以識之遂縱則徑亦縱溝橫則畛亦橫洫縱則涂又縱也



一同溝洫澮川圖　圖中每方容前圖一甸六十四井凡八溝一洫以方中難作八溝八畛作一溝一畛以例之全圖方百里容六十四甸凡八洫共一澮澮之水專達于川焉





川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

萬乘千乘考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革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又云一封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革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爲千乘之國許君五經異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疏援之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案萬乘之稱起於戰國古無稱天子爲萬乘之主者周禮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稱六軍而已不稱萬乘也孟子萬乘之國趙岐注云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蓋據班氏之說然孟子之意對梁惠王而發非指天子言之千乘之家如當日齊之陳氏晉之四卿皆是耳齊人

伐燕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明就齊燕言之萬乘者極言兵車之多何嘗以稱天子乎案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班氏之說蓋本司馬法而推之然一同出車百乘者非古司馬法也今以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法較之同容四都六十四成成一甸六十四井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夫司馬法三萬家之數合於小司徒是其中井邑丘甸之制同矣然丘乘之賦一同出兵車六十四乘士卒四千八百人司馬法則通爲匹馬同出百乘而士徒又僅三千人何也

攷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是有述古司馬兵法者亦有穰苴所作者如論語鄭注所引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其述周禮軍制者也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之文其中井邑丘甸同於周制而車徒之賦則損益之增車三十六乘減卒千八百人三分其眾甲士居一步卒居二非周之舊賦故曰三十家出匹馬與十六井出戎馬一匹文異也三百家革車一乘與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文又異也不可據此而算古天子畿方千里之賦矣且班氏所云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者此開阡陌之後但以山澤城郭三分去一無復溝洫

可除盡地爲田乃有此賦又不可以秦漢田制爲古天子畿內
六千四百甸之賦矣古者天子六軍之衆則千乘也王國百同
之賦則六千四百乘也萬乘之主何以稱焉坊記曰制國不過
千乘過千乘者獨天子而已不及千乘者小國是也論語曰道
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成居地三百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三百
十六里之數與漢志同今攷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
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封公者獨王者之後耳千乘之國自當
以侯國爲斷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方百里容六
十四成計之千成居地十六同以同六十四乘計之十六同爲
千二十四乘言千乘者舉成數也且以示不過耳若方三百十

六里有奇者爲方百里者十十同之地僅六百四十乘以解千
乘之國其說非也千乘之賦足立六軍而大國三軍者蓋長轂
甲兵戈楯皆每甸之民同共此物千乘者闔境所出五百乘者
常征所用五百乘以守四竟五百乘以制三軍車出於甸衆出
於鄉周禮鄉師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
鼓鐸旗物帥而至無出車之文是大國之五百乘常在國中也
鄉遂出師更番迭休故立三軍而已王國六千四百乘用其半
當三千二百乘而但用千乘立六軍者示有制也惟采芑詩云
其車三千鄭云兵車一乘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
羨卒盡起蓋三千乘之衆爲六軍者三六遂軍法同於六鄉合
鄉遂正卒爲六軍者二不足三千乘之衆故知羨卒盡起也至

春秋時兵法稍變軍賦漸增鄭用徒兵楚爲乘廣魯作丘甲晉
賦州兵齊桓長勺之役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修兵
於國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其兵制之增益於古不僅倍蓰矣
然而計地出車之法猶有可得而攷者管子小匡篇齊地方三
百六十里有敎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計方三百六十里之地爲
方百里者十三內少四成之地當出車八百廿八乘八百乘亦舉成數
耳三軍之士當三萬七千五百人而但三萬者八百乘之賦用
其半爲四百乘士卒適用三萬人故以萬人爲軍是八百乘爲
計地出車之法管仲勸桓公修於政勿修於兵所作軍政蓋與
周禮同制者也齊地居十同有三而當曰五千乘爲三倍之賦
是其舊賦有千二百五十乘則一同之地已出車百乘矣公子

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是一乘之眾已甲士十八
矣穫苴車徒之法蓋本於此非古司馬法也左氏傳曰魯賦八
百乘亦計地出車之法魯頌張美僖公曰公車千乘然言公徒
三萬而已是國內所出其實但有八百乘用其半則四百乘徒
適三萬也然作丘甲之後三旬而益一旬之賦增二百餘乘故
紅之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多於常制矣左傳又云
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案周書作雒解
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一縣猶一同耳四十九縣爲方七百里
出車三千一百三十六乘而有四千九百乘者亦同出兵車百
乘增常制也平丘之會治兵於郛南革車四千乘侯國出兵之
多未有過於此者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是爲合

竟皆起矣然猶未有萬乘之賦也至於戰國大國七而已其帶甲者皆數十萬也兵車多者十萬乘少者亦數萬乘故稱萬乘之國班氏以萬乘爲古天子之稱又以千乘爲一封十萬井所出誤矣司馬法文有不同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軍賦當用注論語所引之文方合周之舊制不當引同出百乘士卒三千之文賈疏見其多少之數不同妄謂畿內之制異於邦國邦國則甲士少而步卒多畿內則甲士多而步卒少若然周禮六軍之制當言六萬人而何以有七萬五千人乎若何休之注公羊傳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注亦云古者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

九擯辨

周官大祝辨九擯家大人曰九擯下云以享佐祭祀則此九擯皆當就祭祀時言之前人辨者多矣諸所說者或未盡合又多與祭祀之拜無涉非也喬樅謹案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爲一類拜之常者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爲一類拜之變者也奇拜肅拜褒拜三者爲一類拜之權乎輕重者也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頓首下衡之敬重於平衡頓首之文次於頓首然則平衡之拜卽頓首之拜也空首之拜手案空當讀若控控引也引頭至手而已不頓首也振動者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案記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記又曰稽顙隱之甚也然則振動之拜稽顙之謂也記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逸奔喪

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然則凶拜爲尚右手矣奇拜猶特拜也此拜中之異者褒拜鄭大夫讀褒爲報此荅拜中之異者肅拜則男子之揖婦人之拜皆是左傳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揖之而已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婦人常拜爲肅拜也祭祀之拜天子諸侯不可得而詳今以大夫士祭祀攷之少牢饋食禮宿尸主人再拜稽首祝主再拜稽首受嘏再拜稽首特牲饋食亦如之又嗣舉奠再拜稽首此稽首之拜也其餘凡言拜言再拜言三拜者皆頓首之拜也頓首之用最多故獨得拜名也空首之拜拜於席上者也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案拜有降席有不降席有司徹云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此降筵者也又云主婦獻尸尸拜于筵上受此不降筵者也降筵拜當頓首若拜於筵上則空首鄭氏解祝拜於席上以爲室中迫狹然司宮設對席四人蓑蓑荅主人拜皆反取舉注云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者西面拜在西者南面拜則室中之拜有去席者矣祝之拜於席上豈爲室中迫狹故哉有司徹之尸拜於筵上是堂中之拜有不去席者豈可以堂中迫狹言之然則席上之拜必異於去席之拜明矣知拜於席上爲空首者筵席之前有內羞有庶羞以及豆籩則席上迫狹故其拜但引首至手而不頓首也又案尸在室中皆拜於筵上而但空首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此亦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又若主人酳尸尸之拜受尸醋主

人尸之荅主人拜尸命祝嘏尸之荅主人拜及主婦獻尸尸之
拜受荅拜賓長獻尸尸之拜受荅拜既無降筵之文又無興坐
之語自妥尸尸遂坐至利成而後尸謖則尸所謂拜者皆爲拜
於筵上空首之拜也經獨於祝言拜于席上者以別嘏之去席
拜也由主人獻祝推之則主婦獻祝賓長獻祝祝拜坐受爵亦
皆拜於席上而用空首可知矣又案有司徹主婦酌致于主人
主人筵上拜受爵此主人空首之拜也三獻酌致主人主人拜
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注云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
於席就之是亦主人空首之拜也若上賓獻尸獻侑尸侑皆已
就筵則尸侑受爵奠爵卒爵之拜並於筵上空首又若尸降筵
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

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借非筵上之拜異於降筵則尸此時固將
酬主人于阼階上何用特升筵荅三獻之拜耶拜於筵上之必
爲空首也益昭然矣蓋祭以神事尸尸尊故拜皆空首祝以詔
尸獻祝之時亦尊祝也故祝亦拜於席上儐尸之時尸尊稍降
故與主人則降筵爲禮而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侑以輔
尸亦尊故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主人於主婦賓長有時
空首者亦尊故也賈氏疏謂君荅臣拜爲空首然矣又案士虞
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者此振動也其主人獻祝獻佐食之拜
則以凶拜也其餘兄弟之拜則以吉拜也奇拜者案少牢饋食
禮嘏者三人與出上嘏止主人受上嘏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
坐奠爵拜祭酒啐酒上嘏親嘏主人與奠爵拜執爵興卒爵拜

上養卽上佐食也前上佐食不成禮於室中今上養獨止當尸位尊故主人自酢又特拜之是此拜亦爲奇拜也又如有司徹衆賓長升拜受爵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此衆賓長之拜亦奇拜也尸出侑從主人拜送尸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注云從者不拜送也則此拜長賓者亦奇拜矣褒拜者案少牢饋食云養者奠爵皆拜主人荅一拜此褒拜也有司徹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一拜亦褒拜也特牲饋食主人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然則有司徹云荅一拜者避國君也特牲士卑故無嫌耳是皆褒拜也有司徹又云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此與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者異則亦褒拜矣凡此者或四養皆拜而主人荅一拜以報之或私人拜下而主荅其長拜以報之皆與常荅拜之禮不同故曰褒拜也若有司徹主人揖尸侑特牲饋食旅酬賓揖執祭以降又揖復位則所謂肅拜是也至主婦內賓內兄弟之拜此又婦人之肅拜者已

衫衿二字辨

說文衣部衫元服也从衣彡聲段氏注說文改衫爲衿从衣勺聲別以衫字釋爲褌衣喬樅謹案段說非也說文彡部彡稠髮也从人彡聲詩曰彡髮如雲鬒彡或从髟眞聲毛詩君子偕老傳云鬒黑髮也毛詩皆古文本作彡髮據說文所引可證左傳昭二十六年云有君子白皙鬒髮眉釋文鬒黑也二十八年云

生女髮黑疏云髮黑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參訓稠髮兼有黑義故元服亦曰袗衣从參爲黑義也玉篇衣部亦云袗元服也又單也袗衣雖兼訓單衣而本義實爲元服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參袗是元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據此則知今月令實作軫字鄭君乃改軫爲袗非改袗爲袀段氏注說文引今月令易軫爲袗引鄭君注竟易袗爲袀未免勇於自信矣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引說文曰袀元服也案說文釋袀字當云戎服也玉篇衣部曰袀戎服也廣韻十八諄袀戎衣也可證李善所據說文本有脫誤蓋說文袀字列袗字

之前袀袗形近轉寫於袀下脫去戎服之訓而誤合袗下之元服爲一故形聲則袀而訓則元服也如鼎部鼏鼒二字相似轉寫亦脫其一其形聲則鼏而其義則鼒也今本說文作袗元服不誤而袀字則佚矣今本作袗或是徐所校正也然則豈得據李善所見誤本說文以改不誤之字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國語晉語亦作均服振振韋昭曰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均袀蓋古今字左傳國語本皆古文故作均漢人則多用袀字漢書律歷志五行志而引並作袀服振振此其驗也均之从衣作袀訓爲戎服者朝祭之服弁冕君臣上下各有服章而戎事則通服韋弁服故字書以袀訓戎服義取君臣上下服之皆同也坊記曰君與異姓同車不

同服注言惟在軍同服是已其淮南子齊俗訓云尸祝袀袨漢書王莽傳云莽袀袨冠服諸言袀者皆以色繫之則非戎服不得單言袀服矣

又案左傳均服振振或謂皆衣裳同色者此不然也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小雅采芑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此王之戎服也雜問志釋左傳韎韋之跗注云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也此卿大夫之戎服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此所異於戎服者特以韎布爲之而不用韎弁耳要皆爲素裳也任氏子田云韋弁服惟天子朱裳卿大夫皆素裳與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同鄭志荅趙商以王之韋弁皮弁皆素裳白舄或未定之說也見弁服釋例今案屨人爲赤舄黑舄無爲白舄其素屨又有爲凶去飾者是雖天子之皮弁服亦無以定其爲素裳白舄鄭援士冠禮之素積白屨以準天子豈其然乎左傳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與君易位齊侯以免此足爲戎事君臣同服明證然則韋弁服自非天子雖侯國之君亦與其臣同服素裳矣又閒居賦注引左傳云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與周禮司几筵疏云左傳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不合臧氏謂是服注讀均爲袀云袀服黑服也見經義雜記然據司服注云韋弁服以韎韋爲之今時伍伯緹衣是古兵服之遺制又玉藻注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是周人戎衣不爲黑服矣蓋古者兵服從其所尚服色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

故周人兵服以緅韋爲之也但吳語載吳王爲方陳中軍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赤裳赤旜丹甲赤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元裳元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是兵服有兼用三代色所尚者此後之諸侯變改周制耳至秦始皇自以爲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故漢儒遂謂戎事服黑特據以解童謡之袀服爲黑服究無以見其然也漢制兵服復用緹衣者漢與周同尚赤故也又蔡邕獨斷云袀祖繒也吳都賦注云袀阜服也緇色近赤阜色近黑此并引伸假借之義非袀字本訓矣一說周禮司几筵設紛純先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玉篇袀下又訓純也緣也袗下又訓緣也緣乃緣之譌字內司服緣衣譌作緣衣注云緣字之誤也邶風詩緣衣箋云緣

當作緣故作緣轉作緣字之誤也此其顯證先鄭讀純爲均是均純音通矣儀禮士冠士昏袗古文皆爲均是袗均字通矣玉篇以袗訓緣以袀訓純袀即均也純亦緣也是袗義通矣緣純之訓雖非袗袀二字本義然古人字既通假則義亦得通借窺謂士冠禮之兄弟畢袗元士昏禮之女從者畢袗元注並釋袗爲同其義非是士喪禮陳襲服有緣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緣緣之言緣也古文緣爲緣士冠禮注釋元云元衣元裳也然則此袗元即緣衣袗字當訓爲緣謂元衣裳之有赤緣之者非同元之謂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注云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矣袡亦緣也姆纚笄宵衣注云宵讀爲素衣朱綃之綃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賈疏

言純衣卽褖衣緇衣是褖衣以緇爲領者女從者畢袗元皆是褖衣也今案女從者畢袗元袗亦當訓爲緣謂皆衣褖衣之有纁緣之者非如注上下同元之謂也婦人之服不殊裳則但言元已該衣裳之色又何必特言同元耶且男子婦人皆有褖衣士昏禮之袗元爲褖衣亦可斷士冠禮之袗元爲褖衣矣禮記雜記云子羔之襲祩衣纁裳曾子曰不襲婦服注云丈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然則男子之褖衣皆以赤褖之婦人之緣衣皆以纁緣之有正色間色之別耳士昏禮上文云從者畢元端注云畢猶皆也畢元端與畢袗元文義皆一例也

藻率鞞鞸解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鞸杜預注云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鞸下飾謹案藻率鞞鞸當各爲一物杜說非也周官典瑞云王瑞玉器設其服飾注服飾服玉之飾謂藻藉下文繅藉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凡韋衣而畫之鄭司農云繅讀如藻率之藻是以典瑞之繅爲卽左傳之藻也聘禮記圭繅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是儀禮之繅與左傳之藻同物也大圭繅五采五就朱白蒼黃黑桓信朗圭繅三采三就朱白蒼蒲璧穀璧繅二采再就朱綠璧琮繅二采一就朱綠圭璋璧琮繅二采一就朱綠皆以每采爲一就就市也聘禮記及贊大行言三采六等戴氏東原謂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三采三就重之則六等合就與等言之乃全耳　春秋繁露曰圭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圭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圭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圭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惠氏半農禮說以白藻爲藻地白而加采殆非也聘

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繅八寸皆元纁是繅地上以元下以纁其非以白爲地也明甚說家以元纁指繫組言之然聘禮記明云繫長尺絢組旣以絢爲組自有雜采何得言皆元纁耶此疏引服虔云藻謂畫藻又鄭君注繅云用韋衣而畫之知董子言白藻者蓋謂以粉白畫水藻之文耳毛詩采蘋箋藻之言澡也藻取其藻潔畫藻以藉玉貴潔誠之義也董子所云五絲四絲三絲二絲者非謂織絲爲藻謂於韋畫水藻文旁以采絲帀之或五采四采或三采二采四采者惠氏以爲二王之後所用或然而其卽以絲爲繫組則誤組旣皆用絢不當有異也又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段氏懋堂注以玉飾爲雕飾玉之文竊謂不然此璪字卽聘禮記圭繅注所云繅今文作璪者玉飾卽典瑞設其服飾注所云服玉之飾謂繅藉者璪爲玉之藉卽爲玉之飾故許書以玉飾言之惟璪爲玉之飾故字亦从玉惟璪畫之如水藻之文故字或爲藻而豈雕飾玉之文者哉且說文璪下引虞書璪火粉米今案尚書大傳云璪純白見隋書禮儀志七御覽及禮書引並作璪火赤文有誤也彼五服作藻文色用純白尤足證董子言白藻是以白爲畫藻之色而非以白爲藻地矣元凱釋藻雖襲舊說以藻爲藻藉而背服注率爲刷巾之訓妄以率屬藻合爲一物舛謬殊甚正義知禮無以藻爲藻率之文仍附會杜注以難服說謂拭物之巾無名率者吾不知彼以藉玉之藻名率又見於何書也且云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不宜舉拭物之巾與繅藉爲類吾不知彼以率爲藻藉之

縗積其細大視刷巾又何如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傳言帶言鞸厲終不一及之謂於藻而及其率乎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自聲帨帥或从兌聲又部帨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刀部刷从刀帨省聲禮有刷巾段氏注謂帥帨帨刷皆音同通用字率帥古今字之異周官樂師注云故書帥爲率聘禮記注云古文帥皆作率佩巾本字是帥古文假借作率左傳藻率之率是帥巾之假字後世以帨訓爲巾以帥別爲將帥而古文假率爲帥巾之字遂不可通無怪乎正義之疑服氏以率訓巾爲無據也且服注言禮有刷巾許書亦言禮有刷巾今攷儀禮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公食大夫有司徹等篇皆言捝手注云古文捝作帨今注疏本帨字誤說據宋本字作帨正之又按釋文云捝始銳反拭也注帨同並無作說字可證帨拭也帨手者於帨帨佩巾是古文帨手字即作帨捝乃今字耳帨之帨手於巾與帨之从手持巾意同許鄭說並符合說文人部佩下云佩必有巾故从巾巾謂之飾巾部飾下云飾帨也然則刷巾者本以拭物而因以爲佩飾內則曰左佩紛帨注紛帨拭物之巾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之屬也記言紛帨此但言帨巾者帨是巾之大名故傳亦舉率以該其餘耳刷巾之可攷如此奈何以爲事無所出哉曲禮曰尊卑垂帨知上下皆有佩巾特其同異弗得而詳然據周官冪人言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華質異尚可知也據禮記言爲天子削瓜巾以絺爲諸侯削瓜巾以紛

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精粗異用可知也據燕禮大射儀幕用綌若錫注謂冬夏之異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冬夏異宜可知也法言寡見篇云非徒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然則帨巾之美葢有繡之爲飾者矣鞞鞛者按鞛與琫同詩瞻彼洛矣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璗琫而瑉琕大夫鏕琫而鏐琕士瑂琫而瑂琕此不然也說文革部鞞刀室也刀部削鞞也小爾雅廣器

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廣雅釋器鞞鞛削也並同鞞爲刀室說無可易內則左右佩用左佩刀右佩巾鄭訓刀爲小刀遰爲刀鞞正義謂右佩刀大於左彼左右互文言刀者明有削言遰者明有刀知此傳亦舉鞞以見削舉琫以見刀也說文玉部琫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下飾天子以珌舊誤作玉段注據珌字下天子玉琫而珌琕正之許書所據禮記之文琕字珌字璗字下引記曰戴氏以說文爲取毛傳語誤矣與毛傳大同是禮實作琫琕非有譌字段氏說文注云鞞之言稗也刀室所以稗護刀者漢人曰削俗作鞘琫之言奉也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琕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琕琕古文作珌見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皆曰珌見說文今脫宜補入段說是也瞻彼洛矣傳琫上飾琕下飾上下合刀與室言之琫屬于刀是上飾也琕屬於鞞是下飾也鞞自是刀室不可以言飾故公劉傳但云下曰鞞

上曰琫而不言飾蓋亦上指刀下指室琫必配以珌則舉琫可知珌珌必屬於鞞則舉鞞可該珌矣鞞云下者鞞指全削而言以琫飾在刀本刀藏於削而本與室口合自室口以下皆包裹刀體通名曰鞞故云上曰琫下曰鞞也畢氏秋帆釋名疏證據詩釋文鞞字或作琕謂鞞琕實一字不知說文無琕字玉篇琕同珌夏書作嬪琕與珌同不與鞞通釋文鞞或作琕乃俗本譌字陳氏晁桃毛詩稽古編已辨之何得據之以琕鞞爲一字耶竊意釋名室口之飾曰琫蓋緣刀本與室口合而琫自刀本聯於室口飾之故亦可舉室口而言其實琫飾大半在刀本也下末之飾曰琕琕當爲璏字之誤琕卑也當作璏畢也以其處刀室之末至璏已畢故云在下之言也漢書王莽傳云瑒琫瑒珌

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說與毛許並同天子玉琫而也玉出於山珌出於水取備物也諸侯璗琫而璆珌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璆玉之美者金爲上飾玉爲下飾降天子也大夫鏢琫而鐐珌鏢白金之美者鐐黃金之美者銀以飾上金以飾下又降諸侯也段氏謂惟天子上美於下諸侯以降皆下美於上讓於天子然矣　毛傳士瑒琫而瑤珌瑤字當从許書作珧說文珧屬屬禮記曰士瑤琫而珧珌珧珌蓋士卑不嫌與天子同飾珧珌也元凱釋鞞鞸既誤以琫爲下飾又誤以鞞爲佩刀削上飾其謬與解藻率同劉氏之規不亦宜乎他若玉篇以鞞爲上飾鞸爲下飾皆沿杜解之失又以珌爲上飾廣韻遂承其誤均宜訂正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校
長沙王先愼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九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禮堂經說二

宦學事師解

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氏注云宦仕也學或爲御孔氏正義曰左氏宣二年傳靈輒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陸氏音義云學或爲御鄭此注爲見他本也喬樅謹案說文斅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曰聲學篆文斅省據此知斅卽古文學字學記論教學相長引兌命曰學學半廣雅釋詁云學教也教語也釋名釋言語云御語也左氏春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莊子漁父篇甚矣子之難語也釋文本亦作悟是學悟語御訓義並得展轉相通御字蓋語之

假借也文王世子篇凡語於郊者鄭注以爲語於郊學放古者語於郊學皆有行禮之事故下文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以爲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又文王世子言合語之禮小樂正詔之東序注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又言始立學者釋菜乃退賓於東序一獻無介句語可也謂行一獻之禮有賓而無介也疏讀無介語連文釋爲無介無語者非是是東序與虞庠之語皆有禮以文之故云非禮不親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又曰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注云曲藝謂小技能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進於眾學者又以其藝爲次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是古者於語有選舉入官之典故語與宦連文學記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云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樂又引記曰凡學官先事正義云謂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此足證明宦語二者俱有事師之道矣

大夫士寢廟制攷

大夫士寢廟多少大小高卑之數與天子諸侯各有等殺而其門庭堂階房室之制位置一也適寢與廟同制但廟之後有寢以藏衣服祭器而已適寢之後則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寢旁又有側室也攷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聘禮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疏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
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也則知大夫士寢廟皆在大門內廟又
在寢東矣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
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云門內東堂是廟門內外皆
有東西兩塾也士喪禮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士虞禮羞燔
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寢門內外亦皆有東西兩塾也士虞禮
又云七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知門夾之室
爲東西各一也聘禮云及廟門大夫揖入注曰大夫揖入者省
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詩齊風俟我於宁而毛傳以首章爲
士親迎是大夫士皆得有宁矣門之左右帳外說者以爲有壁
今案左右帳外即爲門夾堂室安得有東西餘地以爲壁士喪

禮卜葬閾東扉主婦立于其內閾東扉者以別內外若使帳外
有壁又何用閾東扉以別內外耶聘禮歸饔餼餽醯百罋夾碑
十以爲列則大夫之庭固設碑矣士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
至于階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則
士之庭亦設碑矣若其堂屋深廣尚書大傳曰士廣二雉三分
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鄭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
丈內東西序之內也今案大傳言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
雉以九與七差之則廣九丈者深爲七丈也惟大夫堂廣傳無
明文然以子男五雉推之大夫堂廣當亦不過三雉耳大傳
又云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鄭氏蓋疑於
是因謂大夫士東房西室意以傳文當爲無右房堂者近儒又

謂惟左房有北堂而右房無北堂然鄭氏東房西室之非陳氏禮書已辨之矣竊案大傳之語當有缺文無房堂者謂無東西房之堂此宜指燕寢而言非屬於士堂之文也東堂西堂北堂之制皆以行禮而設古人行禮非在於廟卽在適寢寢亦可曰廟士虞禮之所謂廟門者寢門也鄭氏以爲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是矣今案大夫士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庪之前爲檐其棟後亦如之序內廣六丈以九七差之堂深當四丈六尺六寸有奇南北七丈去其堂深其後尙有二丈三尺强之地中央爲室室蓋三丈左右爲房房中半以北爲北堂東西序外爲東堂西堂堂各一階中堂則兩階階爲三等此惟廟與適寢爲然若燕寢則以退息而已非有行禮於斯也故其

東房西房無爲北堂耳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雖指廟後之寢言之然鬼神之廟卽以象生人之寢廟後爲寢亦以象燕寢益足見大傳之有室無房堂者斷屬燕寢言之也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必無東西廂可知矣由無東西廂推之則東西房之無北堂又斷可知矣且大夫士適寢與廟之有東西堂東西房北堂禮經固有可攷也特牲饋食云豆籩鉶在東房少牢饋食云主婦薦自東房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射儀及鄉飲酒記言左房者注以左房卽東房則右房卽西房也言右者以有左言東者以有西此可爲大夫士有東房西房之明證矣特牲饋食記曰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有司徹曰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

北堂中房而北疏以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今案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側尊甒醴在服北有篚又云贊者洗于房中注據昏禮記洗在北堂解之然則服陳於房中洗設於北堂尊在服北篚在洗東足見房無北壁而房中半以北即爲北堂矣若燕寢之房既無北堂則有北壁可知有北壁則與室相似故說文解房云室在旁也但所異者室之北墉無牖而房之北壁爲戶牖耳詩豳風曰塞向墐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室無北牖其北出牖之在於房也亦明矣室之北墉外餘地連於東西北階上以達東西房之北堂不得謂大夫士爲東房西室亦不得謂東房有堂而西房無堂也正堂之東西序當至楣而止序端折爲南墉指於東西其前曰東序之東西序之西鄉

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近儒焦氏以爲東堂之南墉外是也聘禮公側襲鄭氏云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然則序必至楣而止序坫之間乃有餘地雖大夫士之堂序有以知其皆然矣序外東堂西堂亦曰東夾西夾其稱夾者以夾於正堂故謂之東西夾耳舊說皆以夾爲南向焦氏羣經宮室圖辨正之謂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其說最允既夕禮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坫在堂隅若夾南向則必東順而後可齊於坫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聘禮歸饔餼西夾六豆陳于西墉下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墉即堂之西序而西堂之後牆也變序言墉者堂上之東西牆以序別內外故謂之序若陳于西夾亦云西序下則疑與正堂西序下之稱相混此猶特牲饋食饎爨在

西壁士虞禮饎爨在東壁壁卽爲牆以其在東西堂下而別之
曰壁亦疑與喪禮言爲垄于西牆下在于中庭之西者相混也
夾又稱廂者鄭氏以爲相翔待事之處案特牲饋食云几席兩
敦在西堂又盛兩敦陳于西堂几席以俟設故在西堂前云宗
婦眡饎爨于西堂下兩敦盛黍稷以待主婦之設故亦俟於西
堂記又曰長兄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者俟長兄
弟旣薦亦自東房而薦也是東堂西堂爲待事之處矣若燕寢
無東西廂其地蓋以爲內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內與
堂連言意卽東西堂之地論衡別通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
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之
地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則內之四面皆有壁矣古者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之外注云
寢壻之室也厥明侯見注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是見於舅之
適寢也曰席于阼席于房外曰自門入曰席于戶牖間記又曰
婦洗在北堂其制與廟同也寢廟堂屋皆有四榮說文曰榮屋
栺之兩頭起者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士喪禮言奠徹者設于序
西南直西榮此屋前之東西榮也士喪禮又云復者降自後西
榮此屋後之東西榮也鄭氏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
霤今案喪大記明言君大夫士復者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
則天子諸侯之皆言榮也明甚諸侯遷廟禮云設洗當東榮尤
足爲天子諸侯有榮之確證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宇
栺也近儒沈氏儀禮小疏云宇西階謂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

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西階上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爲屋霤說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桮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桮也異名同實霤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是霤卽屋桮之溜水處耳四霤者正堂前檐爲南霤東西堂之檐爲東西霤北堂之檐爲北霤大夫士旣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霤耶況霤卽屋桮榮卽屋桮兩頭何能竦起而爲榮乎鄭氏之解誤矣寢廟之中又有闈門考工記闈門注云廟中之門曰闈保氏王闈注云宮中之巷門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說者以闈門在廟中之東北近儒因謂廟中之巷皆在廟東今案其說非也寢有異宮則兩宮之間有巷焉廟在寢東則廟寢之間有巷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皆以次而東則兩廟之間又有巷焉若謂皆在廟東將寢廟之間無有巷乎況鄭明言出闈門是解適東壁者爲出闈門而適寢東壁豈謂廟中者哉士冠禮又云入見於姑姊如見母則前之見母非見於寢而何哉寢廟之間有巷巷之闈門在寢當近東堂下之壁在廟當近西堂下之壁觀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側階亦曰東階是爲東堂之階也入闈門而升自側階知闈爲近於東堂下之壁矣壁外卽巷東卽廟之西壁亦爲闈門婦人入廟亦當入闈門升自西堂側階而謂使其迂道環廟後而入廟東之闈門必不然矣且如庶士一廟則廟東無衖亦使舍其出

寢入廟之闈門而廟東特設一巷以爲婦人入廟之路耶又案喪大記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然則適室者大夫士之正寢下室者大夫士之燕寢也適妻之寢葢如燕寢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葢又在於寢旁也鄭氏謂大夫士見子就側室說者因疑側室與寢同制竊案君世子見於路寢大夫士適子亦當見於正寢若以爲避君則妻抱子出自房與世婦抱子升自西階之禮已異不當并見子適寢而亦避君也且子見父之禮雖庶人無以異也而大夫士獨異乎況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謂名子盛禮反在側室耶然則夫入門者入適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出自適寢之房也又云妻遂適寢者適燕寢也庶子見於內寢鄭以爲適妻寢竊案內寢當爲燕寢庶子見於內寢者與君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亦同君對夫人內寢而言故曰外寢大夫士對其適寢而言故曰內寢耳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大夫士之適寢爲外寢也又云揖私朝輝如也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私朝亦或謂之內朝國語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然則大夫家朝其在寢門之外而大門之內也與

夾室攷

夾室之制本鄭氏說者謂東西夾室在房南東西堂在夾室南本僞孔傳說者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夾中央之大室

謂之夾室楊信齋儀禮圖又以夾室居房之東西郝仲輿則以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近儒焦氏羣經宮室圖云諸所說者於義不合東西堂有階階必當堂而設東堂面東西堂面西非面南也東西夾卽東西堂之室引內則注達夾室云謂之達者以外達於東西堂內達於房由房至中堂東夾室在東序之東又東爲東堂西夾室在西序之西又西爲西堂其夾室亦如堂爲東西向也今按焦氏釋東西堂其說精矣而釋夾室則仍於義不合何者夾室自天子至大夫士皆有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多士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然則士之堂廣九丈序內六丈序外之廣東西各丈有五尺耳而又爲室爲堂是其深無數尺筵席之度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今一尋之短曾不足以容之而得以鋪筵席乎攷工記匠人疏引尚書大傳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然則堂室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士堂廣九丈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序內堂廣六丈亦以九七差之深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今東西序外以堂廣爲深以堂深爲廣面東西者然也若復爲室是其廣至三四丈而其深不數尺成何堂室之制耶焦氏欲調停其說以伏生所謂內者宜合夾室及中堂而言若然則夾室正當房南半偏堂上安得有房外地而士冠禮之庶子冠于房外士昏禮之姑卽席于房外將指爲何地乎卽使其室甚狹亦不過餘一房戶之廣安得復

有房戶外之東房戶外之西者而士冠禮冠者出房南面注以爲立於房戶之西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與有司徹有司以爵授婦贊者于房東注以爲房戶外之東又必無說以解之矣攷之禮經東西序外稱東夾西夾而已無室之名也聘禮宰夫設飧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西夾與堂上對文其爲西堂上也明甚下云君使卿歸饔餼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六簋繼之四鉶繼之兩簠又繼之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曰西夾者卽西堂也西墉下者卽西序外也東方亦指東堂言之不得從鄭氏以東方爲東夾室矣八豆八簋六鉶兩簠皆陳于堂上豈饌于東夾西夾爲在夾室之中乎下歸上介饔餼西夾亦如之此爲士西夾倘如焦氏說夾室之促已甚東西陳設之物視堂上大都相仿又豈夾室之所能容乎且使東西堂果有夾室則儀禮載東西堂陳設并行禮時何得無一語及之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覲禮記侯于東箱聘禮記醴尊于東箱而東夾室無文也特牲饋食禮几席兩敦在西堂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而西夾室無文也又特牲饋食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無由夾室以達東房也左傳昭四年云置食於个而退注云个東西廂廂卽夾也凡食必薦自房至房必由於个知自堂至房別無夾室矣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則達視房稍遠知左達右達卽爲東西堂而非夾室矣尚書顧命西夾

南嚮敷重筍席焦氏以西夾爲西夾室然東房西房皆不設席而謂獨設席於西夾室必不然矣倘有夾室則陳寶在東序西序東房西房何以獨無在東西夾室乎上言牖間南嚮東序西嚮西序東嚮皆於堂上設席則此蓋亦鋪席西堂非爲西夾室也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與正堂之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又用一人立于側階亦當爲西堂之階以西堂有敷席故者同也且書大傳言三分堂廣以二爲內則其一之爲東西堂可知言東西房北堂各三雉則室廣之亦爲三雉可知而獨不言夾室是序外無夾室之明證矣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云取節於夾也其必取節於夾者以房居三雉其半當序內夾北其半當序外堂後是時大夫在堂下當東夾之南非明其爲東夾南則疑於直東序宰在房中當東夾之北非明其爲東夾北則疑於直室東隅何焦氏乃以爲當夾室南北耶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兩旁爲左右房房中半以北爲北堂其正堂之東西序外爲東西堂即所謂東夾西夾者耳然則廟寢將無夾室乎曰有之小戴禮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大戴禮諸侯釁廟篇文與此同盧辯注云郷室門郷之室一曰東西廂也今案釁廟先中屋而後門而後夾室則夾室爲門堂之室斷無可疑釁門夾室有司皆北面統於廟也若爲東西廂當釁廟之後即釁夾室何爲先門乎且東西房與北堂皆不釁又何爲獨釁東西廂乎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以夏后之制推之周人門側之制亦當如此三之二三之一皆宜以修言之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周人堂修七雉室取二雉則修五雉也門堂三之二是得三雉一丈之修室三之一是得雉有二丈周人堂廣九雉序內堂廣六雉亦以三之二推之門堂當得四雉之廣合東西塾爲廣八雉其中一雉爲門廟門容大扃七个得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乘車五个狹於三丈三尺也則鄭解匠人文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非矣焦氏乃以門堂通謂門與塾室即兩塾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然堂之與房與室其制各別室不可名爲堂猶房不可名爲室知僞孔傳以東西房言夾室爲誤而不知以門堂即室其爲誤等也攷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尸祖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然則門側當有四堂二在門外左右面南二在門內左右面北外塾之北內塾之南爲室東西各一南北皆有戶牖以通內外塾也知東西無爲兩室者案豐廟禮中屋封羊當屋之中而東西堂東西房與室與北堂斯統之矣則夾室中室割鷄亦當室之中而前後塾斯統之矣是無爲兩室也雜記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豐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小雅楚茨曰祝祭于祊正義引釋宮云閈謂之門孫炎曰祊謂廟門也今案禮器注釋祊云謂之祊者祭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引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疏云引此者證廟門之旁有堂有室也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則祊祭固在夾室矣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傳云基門塾之基蓋以繹在門不在廟故爲門塾之基而非廟堂之基也箋云繹禮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正義曰準特牲爲說以特牲雖士禮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然則門堂之禮既與廟堂同凡夾室之祊祭亦宜與室中之正祭相仿鄭氏又以正祭祊在門內繹祭祊在門外今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於外祭統云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從堂室爲文明爲正祭之祊而已曰外曰出以夾室南嚮故祊必出於廟門外耳祊之爲祭鄭云以於繹祭名也是今日廟門正祭之祊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既爲假明日繹祭之名則其祭不當有異室張編修儀禮圖從鄭氏左右塾各有兩室者殆非也門堂夾室正祭祊於是繹祭祊於是是有交神明之道故鮮之也由祊祭推之士虞饋尸之禮當在寢門夾室行之記曰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虞祭尊于室中則知此亦尊于夾室中也曰饌豆籩在西塾虞祭饌豆籩于西楹之東則又知此亦饌于夾室前堂也孔子曰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祊本在門堂西室今乃於東方安知非以虞禮饋尸于西塾後人謂廟寢雖別吉凶每反而易祊於門堂東室耶廟寢夾室之制昭昭可考如此說經者乃舍此而因東西堂有東夾西夾之名遂謂夾室在焉今據大小戴禮文正之亦求合於禮經不失古人宮室之制而已

東堂西堂後辨

焦氏里堂羣經宮室圖攷定路寢之制東堂東向西堂西向東西序之端折爲南墉指於東西規制最合識解遠勝前儒而淩進士次仲固執舊說不以爲然嘗貽里堂書難之余恐世或以是書故而疑里堂之說也因爲之辨曰按既夕禮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坫在堂角東西堂若南向則棜之設于東堂下者必東順而後可齊于坫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執此以斷東西堂之爲東西向已瞭如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云西堂下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惟西堂西向故西堂下得近西壁也特牲記曰饎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假如西堂不面西而面南則西堂下之地在南西牆下之地在西視饎爨者當於西堂西不當云西堂下也兩地不屬主婦何得於此視饎爨乎次仲附會其說以爲西堂下卽西階西東堂下卽阼階東饎爨南齊于坫雖近西壁尙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然余攷燕禮賓降立于西階西不聞以西堂下當之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又不聞以東堂下當之也況堂隅爲坫直坫下者爲坫南士冠禮云爵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凡與坫直者與近坫者並繫於坫而言饎爨在西壁南齊於坫卽使西堂南向而主婦眠饎爨者若其直西坫下可言于西坫南不可言于西坫之西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若其近西牆下向故以東堂西堂稱之亦如房中半以北之以北向而稱北堂

耳又稱東夾西夾者以夾於正堂得名非別有東西夾室也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於堂是時大夫在堂下立而東於堂經不曰東堂下而曰東夾南於小臣所立則曰東堂下益見東堂東向在東堂之南者爲東夾南必其在東堂之東者乃爲東堂下也倘東西堂皆南向是東夾南卽東堂下又何必分析言之耶次仲又以公食大夫禮立于序內西向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如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在何地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序東卽東堂也如東序曲而指於東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不知序惟爲正堂東西牆之稱所以序別內外者故以東序西序名之尙書多士傳言堂制三分廣以二爲內鄭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可知立于序內自爲堂上東序之內不以東序端之折而爲墉而疑其地也堂上東西牆謂之序猶東西堂下之牆謂之壁室中房中之牆謂之墉耳聘禮西夾之饌陳于西墉下足知東西堂之左右牆亦皆稱墉焉有如次仲所譏寢廟凡十序者哉且鄉射禮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不云在東堂也東序東與東堂明係異地何得因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謂此鄉射之主人弓矢亦在東堂乎夫大射明君臣之分故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臣降於君也鄉射講賓主之文故賓之弓倚於西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主下於賓也大夫之弓亦倚於西序者大夫尊者也不宜與眾弓並倚於堂西故次賓耳又上文賓大夫與

衆弓皆言倚則主人之弓矢亦皆倚可知也然則東序之端必折爲南墉而指於東故主人之弓矢得倚於此此東序東非卽東堂乃東堂之南墉外也若東序南其地正當序端主人弓矢不倚於序端也豈得以東序南爲言哉抑余又攷之聘禮歸饔于賓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是西夾之豆南陳北上與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者異也堂上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西夾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是堂上與西夾設簋及鉶又互異也又堂上四簋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西夾兩簋繼之粱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是西夾兩簋南陳六壺西上與堂上之四簋西陳八壺北上皆各異也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若東西堂並南向則饌于西夾東夾固宜與堂上相仿安得互殊若此夫堂南向也堂上之豆西陳東上則西夾之變而南陳北上其爲面西異向昭然矣西夾西向也西夾之壺西上東陳則東夾之變而東上西陳其爲面東異向又昭然矣聖人制禮精微至是一陳設之細猶能令百世下讀者恍然見古人宮室制度第弗深攷之亦無由而發其悟是又烏可囿於舊說以自蔀耶

東夾西夾後辨

夾室在門之兩旁正堂東西序外之東夾西夾卽所謂東堂西

堂無爲室之制余既詳辨之矣後見胡竹邨戶曹東夾西夾攷引江徵君愼修說以大戴禮諸侯釁廟禮記雜記之言夾室者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釁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此說非也釁廟篇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雜記文同是中屋者已統堂室及東西夾東西房北堂而釁之若果復釁堂後之室則先之刲羊當中堂不當中屋也釁廟篇又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雜記曰先門而後夾室明夾室是門塾之室故次門而釁之若以室爲堂後之室則雍人割雞當先釁室不當先門也雜記又曰門當門夾室中竈明夾室即門夾之室備夾與室是二處何以但言中室不言中夾耶而反謂先儒誤連讀之不亦異乎胡君又援尚書顧命西夾南嚮斷夾爲面南今按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篾席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西夾南嚮敷重篇席其所謂南嚮東嚮西嚮者皆就敷席言之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大射儀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南向猶云東面西面顧命之文當以牖間東序西夾句斷而南嚮東嚮西嚮皆連下句讀之豈得獨以西夾南嚮爲句而謂其言夾之向哉東堂西堂之爲東向西向斷不可易也且東西堂亦稱東夾西夾者蓋自南北言之則東爲夾堂之左西爲夾堂之右故堂下之東當夾者曰東夾南房中之東當夾者曰東夾

北其西曰西夾北而自東西言之則東爲東向之堂西爲西向之堂故東堂之庭曰東堂下西堂之庭曰西堂下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文選二十四李注引韓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公羊疏十六引李巡注同左傳置食于个而退注云个東西箱也內則之左達右達猶之个耳胡君謂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是突然知夾與堂之不可分爲二而仍以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則猶沿前人序外有夾室之誤解也至如序端之稱自以其地直東西序得名士冠禮主人元端鬠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及迎賓入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立于序端者卽直東序也前者主人立于阼階下其地遠序而與東序相當故云直東序此時主人升立阼階上其地近與東序相接故云立于序端賓西序東面亦立于序端也東西序雖折而爲南墉而序之南頭自必較南墉稍出而爲序端非平折而爲墉也胡君疑東西序折而爲南墉則不可以有序端之稱過矣且東西堂有南墉余以焦說爲然者蓋東西堂之有南墉北墉猶正堂之有東序西序士喪禮君視大斂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今按此祝所負墉者卽東堂之南墉也注以房中東言之喪大記注云房戶東此中字疑戶字之誤非是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堂廉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夫君卽位于序端祝立當亦近序端東堂之南墉卽接於序端者故祝負之南面云升堂者階上之地皆可以言堂若謂祝在房戶東南面是與主人位同有以

知其不然也喪大記又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使祝負墉爲房之南墉則禮當言負東房公食大夫禮云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又云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是也今此不言負東房而但言負墉則負墉非卽負房而其爲東堂之南墉亦足以見矣士喪禮莅經要經饌于東方下文云主人襲經于序東據鄭氏云凡襲于隱者然則序東宜在東堂下稍前當南墉之東此南墉接於東序端故自墉而東皆得謂之序東其云序西者亦然士喪禮徹饌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彼當西榮者甚遠于序而得稱序西南益見序西爲當西序南墉之西矣鄉射禮賓主人射皆由其階降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升

射既射皆由其階降賓序西主人序東說決拾襲堂東堂西之地與序東序西尤近其當南墉東西者爲序東序西其當坫東坫西者爲東坫之東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面西北上坐西坫之西其當墉與坫之間者爲堂東堂西前賓大夫之弓矢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皆在堂上今賓主人降堂東堂西袒決遂而遂云執弓挾矢蓋弟子取弓矢降以授之其釋弓也亦弟子受之大夫亦如之大射儀云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矢既以授矢人則賓之取弓及釋弓皆有司授之受之可知也大射納射器者爲有司故授與受亦有司鄉射納射器者爲弟子故授與受亦弟子賓與主人其袒決遂也言堂東堂西其說決襲也言序東序西足見兩地之相近若如舊說以序東序西

爲堂下南之東西則是序東與東夾南爲一地不知堂下南之東取節于序者爲直東序又東取節于夾者爲東夾南又東取節於坫者爲東坫南而序東之稱則以當序端南墉之東而名之豈謂堂下南之東哉若夫燕寢無東西堂其地卽以爲內內蓋四面有壁與東西堂異其制若今人之屋爲兩房以夾堂前後有戶與堂後東西房大都相仿故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以二房釋之特古人以在室兩旁者謂之房在堂兩旁者謂之內名各不同耳前則一堂二內後則一室二房燕寢所以異於適寢者如此廟後之寢無東西箱有室同於燕寢之一堂二內堂後亦一室二房也若無室曰榭則但有堂而已堂之後無房室堂之旁更無二內公羊疏引李巡爾雅注無室曰榭

者但有大殿無室內名曰榭是也

兩楹攷

堂之兩楹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兩楹之設益在前楣下近儒焦氏羣經宮室圖駁之謂兩楹無高繫於楣之理楣在楹南棟在楣北楹在棟與楣之間今按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曰公當楣再拜則是時公升立當楣也若楹在楣後是賓進於君矣觀於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而後賓升豈有所立反進於君者哉焦氏以楹在棟楣間者據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解中堂爲南北之中故謂楹亦在中堂耳不知鄭解之非李如圭儀禮集釋已辨正之中堂者東西之中也是謂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於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

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二者之間也經文明言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必執兩地相較而後可以言間如所謂兩楹間兩階間以及牖戶之間皆是也若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經所云與東楹之間將以何地與之相較而見爲東楹之間耶而據此斷楹在中堂誤矣又按聘禮賓面卿大夫大夫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間賓當楣拜送幣則楹在楣下斷無可易鄉射禮曰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大射儀曰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亦得當楣而射者但由楹外至於物故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大射之儀行於堂者惟兩楹當楣所此亦足爲楹在楣下明證矣且焦氏信聘禮注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謂楹在中堂凡賓之當楹爲入堂深者殆以士昏禮賓

當阿注解阿爲棟謂入堂深也不知今文阿爲庪則阿非棟矣凡賓皆當楣此當阿者示賓主不敢相敵謙下之意也此賓者使者耳當楣且不敢況入堂深而當棟乎鄭氏以爲入堂深示親親更屬害理納采但使使者固非壻之自來而示親親於使者何說耶下文壻親迎揖讓升北面奠鴈並無入堂深之文何反於授女時又不示以親親耶況禮以進爲文使者既已當棟致命而復退授於楹間有是禮哉至焦氏謂兩楹無高繫於楣之理此尤不然楹之上端必有橫梁交架鄭氏解楣爲梁是已若在棟與楣之間吾不知其兩楹上端將何所連屬而能孤立勝上重任也位置兩楹之地自當以李說爲正

宮室圖

北牆
北牆下
北堂
房西
房戶
牖
室
北堂
房東
房戶
序
東堂
東夾
序端
東夾南
序東堂東
東坫之東南
東壁
側堂
階下
闉門
闉之外即大路
序西南
西坫南
西階
序端
楹當楹兩●楹
上階阼
阼階

中庭
室
房
室
房
室
房
門
室
房
室
房

儀禮喪服傳齊衰大功緦麻小功冠說

儀禮喪服齊衰期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賈疏以爲齊衰大功有受服其初喪冠與既葬受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緦麻小功無受服其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甚明晰郝氏敬不察揶緦麻以小功冠爲衰之說盛氏世佐因之遂指此傳句讀舊誤改讀齊衰大功冠句其衰也謂緦麻小功二者之冠皆與緦麻之衰同小功以緦麻衰爲冠緦麻以小功冠爲衰又以爲冠故并舉之其說殊謬喬樅謹案疏釋此傳蓋推喪服記及禮記間傳雜記文爲說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於大功不言冠與受者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則亦以其冠爲受可知也於小功不言冠者大功以上有受者以其冠爲受小功以下無受者則冠與衰同可知也不言緦麻者小功冠衰同則緦麻冠衰亦同可知也間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案降服齊衰期與正服齊衰三年同由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推之知正服齊衰期五升受以成布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期六升受以成布九升冠十升也間傳又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案七升者降服大功之衰十二升者義服小功之衰由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推之知降服大功七升冠十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十一升也又知正服大功八升冠亦十

升同於降服大功者案五服衰冠以十二升爲斷衰有受者受冠必加於衰一等使正服大功冠十一升受冠必十二升則義服大功之受將無以冠矣故大功七升八升其冠皆十升猶之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皆六升而以十一升者爲義服大功之冠且以爲受受冠十二升也知緦麻小功冠皆與衰同者案雜記云緦冠繰纓謂之緦冠者明以緦布爲冠如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期十三月而練冠彼亦明以練布爲冠故謂之練冠是緦麻之冠衰同也小功之冠亦如其衰者五服衰冠既以十二升爲斷使小功以下冠布必與衰異則以大功爲差當用十三升十四升之布嫌於近吉故冠皆同其衰降服小功衰十升冠亦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二升冠亦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

二升冠亦十二升降服殤小功之衰冠與降服小功同十升義服殤小功之衰冠又與義服小功同十二升也且緦麻之外尚有錫衰疑衰緦麻不以錫疑二衰爲冠而謂小功以緦麻衰爲冠有是理耶盛氏又謂立言之法若以服之輕重爲序緦麻不得言於小功之上緦麻言於小功之上者明小功之冠亦同於緦麻也拘文牽義其說尤固今考禮記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又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服問云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帶其故葛帶三年問云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皆緦言於小功之上必謂此傳變文以立義則於此數者將何說以解之又閒傳云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與喪服四制云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其義一也亦將以

喪服四制爲變文以立義乎且傳上言其受兼指齊衰大功之受則下言其衰自兼指緦麻小功之衰其衰二字不可以偏屬緦麻而言猶其受二字之不可以偏屬齊衰而言也若盛氏以其衰爲單指緦麻之衰則與上其受句文義不符何不思之甚耶說者或據官氏獻瑤語謂冠尊宜加飾升數恆多於衰而受服以冠之升數爲準非冠因受服之升數爲準也葢有齊衰冠而無受者矣其於此傳若有疑詞然然此乃官氏見喪服記有以冠爲受之文故爲此說要之記言以其冠爲受與傳言冠其受互文見義不當以辭害意也斬衰傳曰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齊衰大功其絰分數之大小視斬衰齊衰之帶也此傳言冠其受也者猶言冠視其受也云爾言冠其衰也者猶言冠視其衰也云爾下言帶緣各視其冠此不言視者文省耳齊衰大功中無受者齊衰三月及殤大功九月七月是也傳言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包齊衰大功無受者在內明齊衰三月雖無受布而正服義服之冠皆視義服齊衰之受同爲九升殤大功九月七月雖無受布而其冠皆視降服正服大功之受同爲十升也官氏第謂冠其受對冠其衰立文明喪服輕重因冠衰之布同異而分耳初何嘗疑此傳句讀之有誤乎且其釋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固謂小功服輕故無受然冠如其衰依舊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之差惟緦麻最輕不復爲差是亦不取郝氏緦麻以小功冠爲衰之說盛氏顧沿郝說而

張之何耶說者又曰自小功以上冠之升數未有不多於衰者若謂小功冠如其衰是降服小功之冠同於降服大功之冠十升矣其可乎縱謂此不嫌也喪服齊衰三年齊衰期不杖期齊衰三月與殤大功九月七月大功九月皆同牡麻絰是衰異而絰不嫌從同也喪服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是衰異而屨不嫌從同也喪服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注引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疏云此別言帶者下殤小功本是齊衰期之喪爲下殤而降故帶特異欲見其重故也夫喪服斬衰絞帶齊衰布帶齊衰布帶大功以上帶不絕本小功以下斷本此下殤小功之服次於大功而帶顧用澡麻不絕本反詘而合絞之又何嫌於小功之冠不可以同大功之冠耶且大功之衰七升八升九升與小功之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固已不同小功之澡麻帶絰與大功之牡麻絰布帶又自有辨冠同亦何嫌焉儻執小功以上冠升數恆多於衰之例必謂小功以緦麻衰爲冠是以降正義小功衰雖三等而其冠皆一如緦麻也既謂小功之冠不可同於大功何又謂小功三等之冠皆可同於緦麻豈非其說之自相矛盾乎彼蓋惑於姜氏兆錫之解緦麻十五升抽其半爲十四升有半故深信小功以緦麻衰爲冠之說謂冠升之數多於衰升不知十五升去其半成布爲七升有半（說詳緦麻條）其升數又豈多於十升若十一升者哉先王制禮於喪服輕重同異之間皆有深意如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布帶者齊衰之帶繩屨者大功之

屨均斬衰也而帶屨特異齊衰章杖期疏屨不杖期麻屨均齊衰也而疏屨麻屨各異此同中有異者而喪服之輕重見矣小功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冠亦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殤小功小功降服正服之冠小功正服之冠不嫌同大功義服之冠此異中有同者而喪服之輕重亦見矣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衰有之冠亦有之經帶屨亦或有之也余友王君懷佩著儀禮喪服廣義拈此條爲商因述鄙說如此以質之

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說

儀禮喪服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鄭注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賈疏八十縷曰

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疏家乃謂十五升中去其七升有半而六百縷是亂經文也緦麻以例降殺應爲降服十三升正服十四升義服十五升之差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故去其半升而用之無三等之差者禮從略而質也盛氏世佐以姜說爲足正向來之誤喬樅謹案姜說非也攷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先鄭解緦衰錫衰即據此傳及下記文其云疑衰十四升者以吉服十五升此少一

升疑於吉也夫十四升之布倘以其疑於吉而謂之疑衰而此
五服中之緦麻反用十四升半之布不愈疑於吉乎倘以十五
升朝服之制不可用則緦麻服輕已不復爲差何不由小功衰
遞殺之用十三升之布而顧就吉服少減之用十四升半之布
乎古人制禮豈輕重之間失宜如是且記於斬衰言三升有半
於總衰言四升有半使緦果第減吉服之半升傳胡不言十四
升有半耶是緦麻之成布爲七升有半也明矣然則傳胡亦不
言七升有半也曰十五升抽其半不得直言七升有半何者此
緦之縷十五升之縷也十五升之縷爲朝服十五升之縷抽其
半爲緦麻如直言七升有半則疑於緦麻第爲七升半之縷而
不爲十五升之縷矣曰十五升抽其半變文以明之也緦麻之
縷如緦卽以緦爲衰名猶總衰之縷如總卽以總爲衰名欲人
知其縷之麤細也姜氏又謂五服縷質之麤細與其升數之多
寡相權不得謂縷細而升可疏此又不然喪服總衰傳曰總衰
者何以小功之縷也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凡布
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夫總衰四升有半而治其縷
可細如小功則緦麻成布七升有半何不可治其縷細如朝服
乎禮記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錫以朝服
相比而言尤可見其治布縷之麤細一如朝服此經傳及禮記
閒傳不言朝服者布縷唯朝服十五升言十五升則朝服可見
故文省也必十五升去其半者沈氏彤云緦之精麤旣如朝服
使升數亦如之則雖無事其布終不足稱其衰何以爲喪服必

去朝服之半者簏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即
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案朱子云十五升抽其半者
是一簏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
也沈說本此緦之成布七升有半升數少於小功而服次小功
之下者敖氏繼公云緦麻比於他服之布爲稍疏比於他布之
縷爲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服凡五
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爲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
多而縷麤者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繐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
縷細者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是也其說誠善案賈疏
云喪服以精麤爲序繐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
謂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爲前後要
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敖說申明疏義深得禮意若姜氏之說
吾無取焉

稼緣今古文音釋

儀禮士喪禮稼衣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稼緣之言緣也
所以表袍者也古文稼爲緣儀徵阮相國曰禮記喪大記稼衣
鄭注云字或作稅即雜記之稅衣稼衣字當从豦豦豕二字分
別在多寡一畫之間豕音近緣凡緣篆琢等字皆从之有緣飾
隆起之意豦音近蠽凡蠽噪稼等字皆从之有劖刻分解之意詩
大雅綿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以兌駾與喙相韻可證
也詳見孴經室初集　喬樅謹案說文㕣部兌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
凡㕣之屬皆从㕣讀若罽网部罽魚网也从网厕聲厕籀文銳

金部銳芒也从金兌聲厜籀文銳从厂刻艸部蘬艸之小者从艸厜聲厜籀文銳字讀若芮據此互字象豕頭之銳而上見又讀與銳同是二者音義並得相通則豦从互讀聲亦得與兌近足爲豦兌通假之明證緣衣古文亦作緣者緣純古通說文以之互訓周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毛詩行露傳曰昏禮紂帛不過五兩可與鄭說相證孔子繫易以材訓豦是其音訓相通之據釋名釋衣服云緣衣緣然黑色也緣衣色黑得稱紂衣紂純字通純緣義同古人音訓相同字多展轉通借此緣衣者黑衣裳赤緣之故古文亦假緣字爲緣也又案說文豕从互从豕省與从互从豕之豦意恉大同豦讀若弛則豦字古音當亦讀與豦同何以驗之士昏禮主人繅裳緇袘注云袘謂緣深衣純袂緣純邊注云緣緣也孔氏正義云鄭解經緣字讀爲緣既夕禮明衣縪絳緣注言在下曰緣此緣則深衣之下緣也玉篇袘緣也集韻袘裳下緣也或作緣據此以袘訓緣讀緣爲緣緣袘字並通是緣字古音近袘矣漢書五行志魯宣公十五年蝝生劉歆以爲蝝螾蠹之屬有冀者食穀爲災黑眚也螾蠹卽螾亦讀蝝若螾也又釋名釋衣服曰褖緣也本作揎也畢秋帆疏證曰廣韻云褖緣也義正符今據改之以青絳爲之緣也以緣訓褖則讀音近褖爲緣之聲轉葢音讀隨時變轉緣音本近袘又轉入褖猶施字本讀若弛又轉入延毛詩旱麓施于條枚韓詩外傳作延于條枚呂覽知分篇同鮮字本讀近斯又轉入獻毛詩有兎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月令也說文璇劒鼻也从玉瓁聲漢書王

莽傳欲獻其琮耳服虔曰琮音衛蘇林曰琮劒鼻也字本作璬从玉巽聲後傳寫者訛也說文琮圭璧上起兆琮也从玉篆省聲琮字得借爲劒鼻之璬知豕聲亦讀近巽也服以琮字音衛衛亦與互音近說文豕从豕衛聲讀若厲與互字讀若厲者聲同尤足爲豕豪音近之左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七十九終

仁和邵順舘
長沙王先愼校